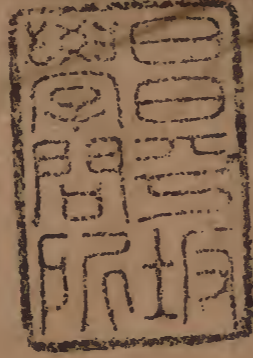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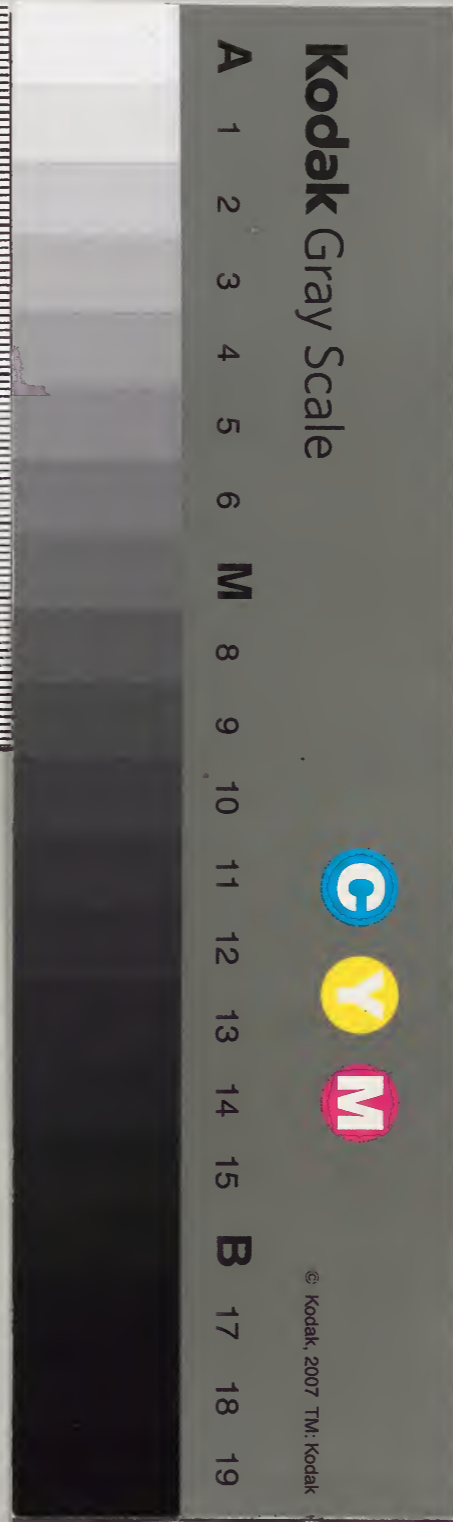
後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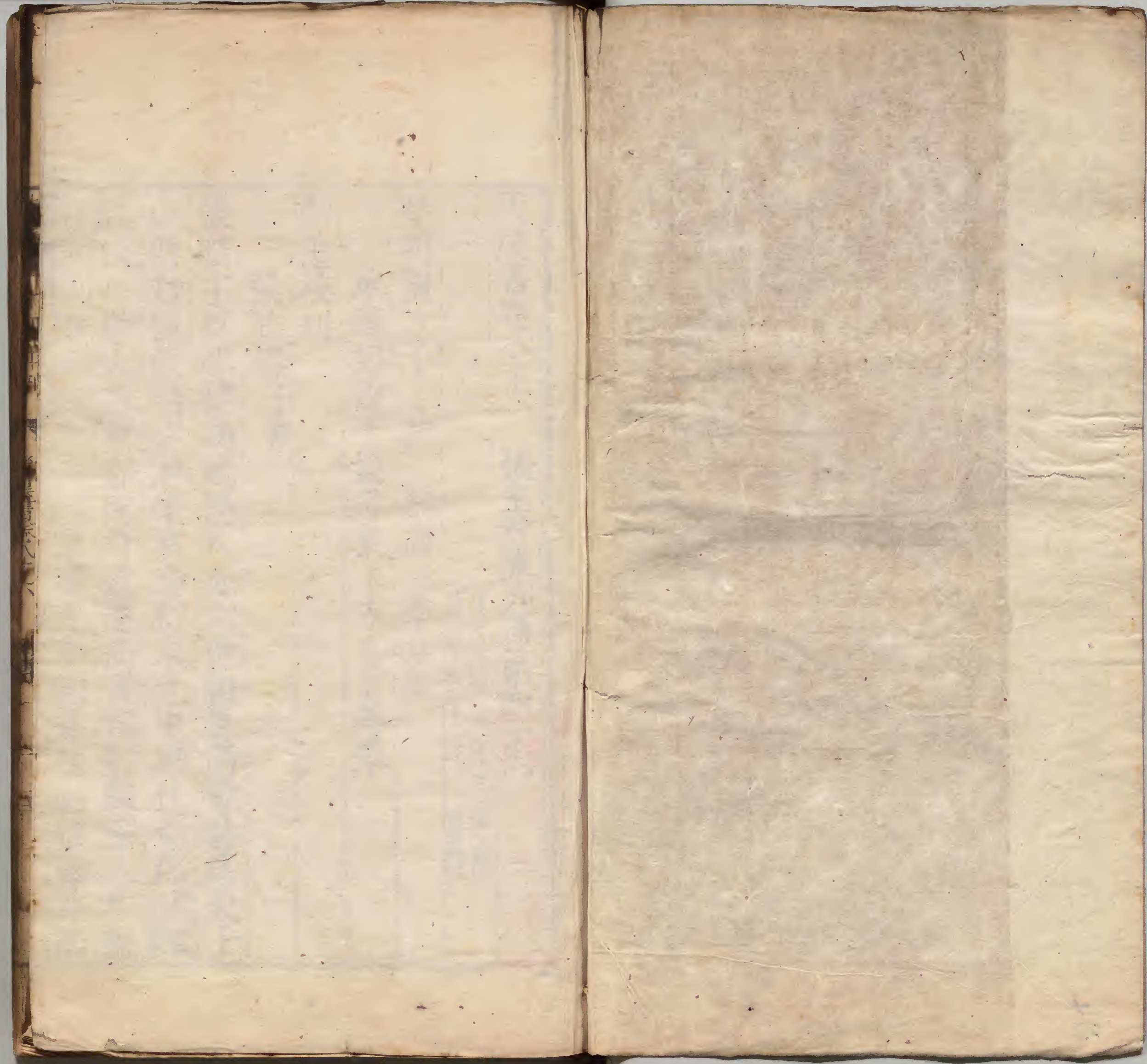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五	五	八	九
號	函	架	冊
三	五	五	三
冊	架	函	冊

內閣文庫			
五	五	八	九
號	冊	架	函
二	三	二	九
九	〇	九	〇
架	冊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589
冊數	30 (21)
函號	279 65





後漢書卷八十六

張王种陳列傳第四十六

草文庫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皇明國子監

祭酒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張皓傳子綱

張皓字叔明犍為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帝時為太子

少傅封留侯皓少游學京師初永元中歸仕州郡劉放

文多一辟大將軍鄧騭府五遷尚書僕射職事八年出

為彭城相明帝子彭城王恭之相也永寧元年徵拜廷尉皓雖非法



家而留心刑斷數與尚書辯正疑獄多以詳當見從詳

而平時安帝廢皇太子為濟陰王皓與太常桓焉太僕審

來歷廷爭之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得退而上疏口昔賊

臣江充造構讒逆至今戾園與兵終及禍難趙人江充

帝時為直指繡衣劾太子家吏行馳道中恐為太子所

誅見上年老意多所惡因言左右皆為巫蠱上乃使充

捕案巫蠱既知上意太子乃言宮中有蠱氣遂掘蠱太

子宮得桐木人時上疾在甘泉宮太子懼不能自明收

充斬之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敗亡走湖白殺後太子

孫宣帝即位追諡太子曰戾於湖置園邑奉祠故曰戾

園後壺關三老一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逮

也太子死後壺關三老令孤茂上書訟太子冤武帝感

悟憐太子無辜乃族滅江充作思子宮為歸來尊上思之

臺於胡天下謂而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未見保傅悲之專見前書

九德之義尚書臯陶陳九德曰寬而慄柔而立愿而恭

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疆而誼

也宜簡賢輔就成聖質書奏不省及順帝即位拜皓司

空在事多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時清河趙騰上言災

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

皆以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曰臣聞堯舜立敢諫之

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左

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

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

以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死罪一等餘皆司寇前書

日司寇二歲刑也輸四年以陰陽不和策免陽嘉元年音義

復為廷尉其年卒官時年八十三遣使者弔祭賜葬地於河南縣子綱

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為公子而厲布衣之節舉孝廉

不就司徒高第辟為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

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

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曰不愆不忘率由

舊章詩大雅也愆過也率循也言成王令德不過循用舊典之文尋大漢初隆及中

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為易循易見但恭

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

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

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頌者以來不違

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

重器承天順道者也器謂車服也言無功小人不可妄授也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

人伏願陛下少留聖思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

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

周舉傳曰詔遣八使巡行風俗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刺史二千石有賊罪者驛馬上之墨綬已下便收其

有清勤忠惠宜表異者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

狀聞八使名見順帝紀

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

狐狸前書京兆督郵侯文之辭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

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

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
縱恣無底多樹譎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夫辟所
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
也書御京師震竦御進也時冀妹爲皇后內寵方盛諸梁
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廣陵賊張嬰等
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楊徐間積十餘年朝廷
不能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
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
卒十餘人徑造嬰壘以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
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

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

二千石謂太守也

故

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
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祿相
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
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兗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
料強弱非明也弃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
絕血嗣非孝也凡祭皆用牲故曰血嗣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
爲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
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
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

等更生之晨也既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辱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也田並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絕乃止天子嘉美徵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郡一年年三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爲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獲爲負土成墳詔曰故廣陵太

守張綱大臣之苗剖符統務正身導下班宣德信降集劇賊張嬰萬人息干戈之役濟蒸庶之困未升顯爵不幸早卒嬰等縗杖若喪考妣朕甚愍焉拜綱子續爲郎中賜錢百萬

王龔傳

王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也世爲豪族初舉孝廉稍遷青州刺史劾奏貪濁二千石數人安帝嘉之徵拜尚書建光元年擢爲司隸校尉明年遷汝南太守政崇溫和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氣高明初到龔不卽召見之乃留記謝病去龔怒

使除其錄功曹袁閔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既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龔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由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閔字奉高數辭公府之命不脩異操而致名當時永建元年徵龔為太僕轉太常四年遷司空以地震策免永和元年拜太尉在位恭慎自恭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內長者龔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乃上書極言其狀請加放斥諸黃門惡懼各使賓客誣奏龔罪順帝命亟自實亟急也音紀力反前據李固時為大將軍梁商從事中郎乃奏記於商曰今日聞下太

尉王公勅令自實未審其事深淺何如王公束脩厲節敦樂藝文不求苟得不為苟行但以堅貞之操違俗失眾橫為讒佞所構毀眾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承天象極未有詰理訴寃之義三公承助天子位象二時丞相王嘉有罪召詰廷尉詔獄主簿曰將相台故曰承天象極哀帝不對理陳寃相踵以為故事君侯宜引決也織微感梁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大臣獄重武帝時丞相薛宣御史大夫翟方進有罪上使五二千石雜問音義云大獄重故以二千石五人司問之王公沈靜內明不可加以非理卒有它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昔絳侯得罪袁盎解其過文

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告以為反諸公莫敢為魏言唯郎中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有力也

尚獲戾馬唐訴其冤馬唐安陵人文帝時為郎署長上與論將帥唐曰臣聞魏尚為雲中

守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時臣愚以為陛下法大明罰太重文帝悅捨尚復官也

君善之列在書傳今將軍內倚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

著指搗無違宜加表救濟王公之艱難語曰善人在患

饑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於帝事乃得釋龔在位

五年以老病乞骸骨卒於家子暢

論曰張皓王龔稱為推士若其好通汲善明發升薦仁

人之情也夫士進則世收其器賢用則人獻其能能獻

既已厚其功器收亦理兼天下言賢人見用即人競獻其所不能但有能即獻動

必有功功多賞厚故言已厚其功自才器其利甚博而

人莫之先豈同折枝於長者以不為為難乎以不為為難言不之

難也謂進賢達士同折枝之易而不為之昔柳下惠見抑於臧文柳下惠姓展名禽字

獲食邑於柳下謚曰惠臧文仲不仁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安織蕭言

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故曰抑之淳于長受稱于方進成帝時定陵侯淳于

長以太后姊子為九卿翟方然則立德者以幽陋好遺

顯登者以貴塗易引故晨門有抱關之夫論語子路宿於石門晨門

曰奚自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主守門晨夜開閉也史記侯嬴夷門抱關者守閭必抱關故兼言之柱

下無朱文之軫也神仙傳曰老子周宣王時為柱下史朱文畫車為文也軫車後橫木也言

貧賤之人多被淪弃所以晨門之下必有抱關之賢柱下之微永無朱文之軾也

暢字叔茂少以清實為稱無所交黨初舉孝廉辭病不

就大將軍梁商特辟舉茂才四遷尚書令出為齊相

王齊徵拜司隸校尉轉魚陽太守所在以嚴明為稱坐

事免官是時攻事多歸尚書桓帝特詔三公令高選庸

能庸功也太尉陳蕃薦暢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色

禮記曰介胃之上則有不可犯之色由是復為尚書尋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

石逼懼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

其豪黨有彙穢者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

為設法諸受臧二十萬以上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

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豪右大震功曹張

奏記諫曰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

曰湯為夏方伯得專征伐出見野張四面網祝曰自天

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去其三而祝曰欲左

湯德至禽獸於是諸侯畢服喜音喜武王入殷先去

炮烙之刑有罪緣焉足滑跌墮紂與妲己笑以為樂名

曰炮烙之刑臣賢案史記及帝王代紀皆言文王為西

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今云武王與此不同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緹縈蠲除肉

刑文帝時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罪當刑淳于公無男有

緹縈自傷悲泣隨父至長安上書請沒官卓茂文翁召

為婢以贖父文帝悲憐其意為除肉刑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景帝時文翁為蜀郡守

臣為南陽太守視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

人如子其化大行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

其效甚近也迂遠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

遠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莊子曰飾智以驚愚修

行也日月而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

挾山之難郡為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五百里

里侯服南陽去洛千里故曰三后生自新野光烈皇后

侯甸南頓君以上四廟在焉鄧后和帝皇后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臣將

相繼世而隆愚以為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

若禮賢舜舉臯陶不仁者遠論語子夏隨會為政晉盜

奔秦左傳晉命隨會將中軍且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史

曰文王為西伯陰行善行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

人有獄不決乃如周入界見耕者讓畔少者讓長虞芮

正人不見西伯慙而相謂曰吾所命于化人在德不在用

刑暢深納敵諫更崇寬政慎刑簡訓教化遂行郡中豪

族多以奢靡相尚暢常布衣皮褥卑馬羸敗以矯其敝

同郡劉表時年十七從暢受學進諫曰夫奢不僭止儉

不逼下禮記曰君子上不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遠

伯玉恥獨為君子府君不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

末操論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言仲尼無乃皎然

自貴於世乎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史記

相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婦食於舍而茹孫

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矣奪園夫女子利乎叔

叔敖相楚其子被裘刈薪史記曰孫叔敖為楚相且死

優子孟言孫叔敖子也居數年其子貧負薪逢

之鮮矣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雖以不德

敢慕遺烈後徵為長樂衛尉建寧元年遷司空數月以

水災策免明年卒於家子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謙子

祭以文才知名

祭字仲宣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

在門側屢迎之既至年幼容狀短小一座盡驚邕曰王

公之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太祖辟祭為丞相掾後為侍

種高傳

高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父為定陶令

有財三千萬父卒高悉以賑卹宗族及邑里之貧者其

有進趣名利皆不與交通始為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

歆外甥王諶名知人

有知人之名也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

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

助我求之明日諶送客於大陽郭暹見高異之還白歆

曰為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

隱滯近洛陽吏邪諶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

山澤歆即召高於庭辯詰職事高辭對有序歆甚知之

召署主簿遂舉孝廉辟太尉府舉高第順帝末為侍御

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為請救事皆被寢遏嵩自以職
主刺舉志案姦違乃復劾諸為八使所舉蜀郡太守劉
宣等罪惡章露宜伏歐刀又奏請勅四府條舉近臣父
兄及知親為刺史二千石尤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
帝乃從之擢嵩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
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為
嵩乃手劔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
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
馳命奏之劉放曰案文多命字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
愧嵩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出為益州

刺史嵩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

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唐敢叩契諸

國敢音側留反自前刺史朱輔卒後遂絕嵩至乃復舉種向

化時永昌太守冶鑄黃金為文蛇以獻梁冀嵩糾發逮

捕馳傳上言而二府畏懦不敢案之冀由是銜怒於嵩

會巴郡人服直聚黨百餘人自稱天子直或作宜嵩與太守

應承討捕不克吏人多被傷害冀因此陷之傳逮嵩承

太尉李固上疏救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嵩承之意

真由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比不詳此盜賊羣起

未絕嵩承以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

縣納發之意更共飾匿莫復盡心言各飾爲辭隱匿真狀也梁太后
省奏乃赦嵩承罪免官而已後梁州羌動以嵩爲梁州
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闕請留之太后
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之嵩復留一年遷漢
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嵩與相揖謝千里不得
乘車及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遷使匈奴中郎將時
遼東烏桓反叛復轉遼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於
界上坐事免歸後司隸校尉舉嵩賢良方正不應徵拜
議郎遷南郡太守入爲尚書會匈奴寇并涼二州桓帝
權嵩爲度遼將軍嵩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

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

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龜茲莎車烏孫等

皆來順服嵩乃去烽燧除候望書舉烽夜燔燧解見光武紀邊方晏

然無警入爲大司農延熹四年遷司徒稚達名臣橋玄

皇甫規等爲稱職在位三年年六十一薨并涼邊人咸

爲發哀匈奴聞嵩卒舉國傷惜單于每人朝賀望見墳

墓輒哭泣祭祀二子岱拂

岱字公祖好學養志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公車

特徵病卒初岱與李固子燮同徵議郎燮聞岱卒痛惜

甚乃上書求加禮於岱曰臣聞仁義興則道德昌道德

昌則政化明而萬姓寧伏見故處士种岱淳和達理耽
悅詩書富貴不能回其慮萬物不能擾其心稟命不永
奄然殂殞若不槃桓難進等輩皆已公卿矣易屯卦曰
槃桓利居
貞春秋隱公五年臧僖伯卒
隱公葬之加一等杜預曰昔先賢既沒有加贈之典
加命服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
一等周禮盛德有銘誄之文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
銘書於王之太常又曰
卿大夫之喪
賜諡誄也而岱生無印綬之榮卒無官諡之號雖未
建忠效用而為聖恩所拔遐邇具瞻宜有異賞朝廷竟
不能從

拂字穎伯初為司隸從事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
沐遊戲市里為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竭以愧

其心自是莫敢出者亦有能名累遷光祿大夫初平元
年代荀爽為司空明年以地震策免復為太常李傕郭
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衝拂揮劍而出曰為國
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宮去欲何之遂
戰而死子劭

劭字申甫少知名中平末為諫議大夫大將軍何進將
誅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澠池而進意更狐疑遣劭宣
詔止之卓不受遂前至河南劭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
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劭劭怒稱詔大呼叱之軍士
皆披披音芳
靡反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夕陽
亭在

河南城西及進敗獻帝即位拜劭為侍中卓既擅權而惡劭

疆力遂左轉議郎出為益涼二州刺史會父拂戰死竟

不之職服終徵為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先父

以身徇國吾為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朝覲明主

哉遂與馬騰韓遂及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共攻

李傕郭汜以報其讎與汜戰於長平觀下長平陵名也

西十五里軍敗劭等皆死騰遂還涼州

陳球傳

陳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也歷世著名謝承書曰祖父屯有令名

疊廣漢太守疊音尾球少涉儒學善律令陽嘉中舉孝廉

稍遷繁陽令繁陽魏郡縣也時郡太守諷縣求納貨賄球不

與之太守怒而撾督郵欲令逐球撾擊也督郵不肯曰魏

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受命逐之將致議於天下

矣太守乃止復辟公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桂陽黠

賊李研等羣聚寇鈔陸梁荊部州郡懦弱不能禁太尉

楊秉表球為零陵太守球到設方略期月間賊虜消散

而州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

陵下溼編木為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掾史白遣家避

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文帝初與郡守分銅虎符豈顧

妻孥而沮國威重乎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

城守於大木為弓羽矛為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
所殺傷與復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執反決水淹賊
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會中郎將度尚將救兵至球募士
卒與尚共破斬矢蓋等賜錢五十萬拜子一人為郎遷
魏郡太守徵拜將作大匠作桓帝陵園所省巨萬以上
遷南陽太守以糾舉豪右為執家所謗徵詣廷尉抵罪
會赦歸家復拜廷尉劉放曰案球初未嘗為廷熹平元
年竇太后崩太后本遷南宮雲臺太后父竇武與陳蕃
謀誅宦官反為中常侍曹節矯詔殺
武蕃遷太后馬宦者積怨竇氏遂以衣車載后尸置城
南市舍數日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

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大雅
也豈宜以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及將葬節等復欲
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祔謂新死之主祔於先死
者之廟婦祔於其夫也
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
乃扶輿而起禱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
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宮良久
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惟公卿以下各相顧望球
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
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即下議曰皇太后自
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八十六
列傳
十五

後漢書卷之六 列傳 十一

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

人冢墓被發骸骨暴露與賊併尸魂靈汙染段穎為河南尹生盜

發馮貴人冢左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遷諫議大夫

作色俛仰蚩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實既寬

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

受罪宿昔之願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李咸始不敢先發

見球辭正然後大言曰臣本謂宜爾誠與臣意合會者

皆為之愧曹節王甫復爭以為梁后家犯惡逆別葬陵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食

及太子衛皇后其太子斬江充自殺

武帝崩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乎李

咸乃詣闕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閭

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

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為比今長樂太后

尊號在身親嘗稱制坤育天下周易曰坤為母且援立聖明光

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子

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謂曹

節等曰竇氏雖為不道而太后有德於朕不宜降黜節

等無復言於是議者乃定咸字元貞汝南人累經州郡

以廉幹知名在朝清忠權倖憚之六年遷球司空以地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之六 列傳 十一

震免拜光祿大夫復為廷尉太常光和元年遷太尉數
月以日食免復拜光祿大夫明年為永樂少府桓帝母
孝崇皇
后宮曰永樂
置太僕少府乃潛與司徒河間劉郃謀誅宦官初郃兄
侍中儵與大將軍竇武同謀俱死故郃與球相結事未
及發球復以書勸郃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
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
為害而又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永樂太后所
親知也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為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
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又尚書劉納
以正直忤宦官出為步兵校尉亦深勸於郃郃曰凶豎

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納曰公為國棟梁傾危不
持焉用彼相邪郃許諾亦結謀陽球球小妻程璜之女
璜用事宮中所謂程大人也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於
璜且脅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節因其白帝曰郃等常
與藩國交通有惡意數稱永樂聲執受取狼籍步兵校
尉劉納及永樂少府陳球衛尉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
軌帝大怒策免郃郃與球及劉納陽球皆下獄死球時
年六十二子瑀吳郡太守瑀弟琮汝陰太守弟子珪沛
相珪子登廣陵太守並知名

謝承書曰瑀舉孝廉辟公
府洛陽市長後辟太尉府
未到永漢元年就拜議郎遷吳郡太守不之官球弟珪
珪字漢瑜舉孝廉劇令去官舉茂才濟北相珪子登字

元龍學通今古處身循禮非法不行性兼文武有雄姿
異略一領廣陵太守魏志曰登在廣陵有威名有功加
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
表坐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
備問汜曰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
龍無客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下大亂帝王失所君
須憂國忘家何緣當與君語乃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
元龍所諱也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表大笑也
贊曰安儲遭譖張卿有請張皓為廷尉故曰卿龔糾便佞以直為
青青過也二子過正埋車堙井張綱埋輪王暢堙井神公
自微臨官以威陳球專議桓思同歸

後漢書卷八十六終

後漢書卷八十七

杜鑾劉李劉謝列傳第四十七

皇明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杜根傳

杜根字伯堅潁川定陵人也父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
十三入太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
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
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離被也位至巴郡太守政甚有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八十七 列傳

聲根性方實好絞直絞急也永初元年舉孝廉為郎中時

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

與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縑囊

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

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

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保宜城縣故城在今襄

州率道縣南其地出美酒廣雅云保使也言為人瀟力保任而使也積十五年酒家知其

賢厚敬待之及鄧氏誅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謂根已

死乃下詔布告天下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詣公車

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諫太后歸政坐抵罪

與根俱徵擢為尚書郎並見納用或問根曰往者遇禍

天下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

絕跡之處邂逅發露禍及知親故不為也順帝時稍遷

濟陰太守去官還家年七十八卒翊世字季明少好學

深明道術延光中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共譖皇太

子廢為濟陰王翊世連上書訟之又言樊豐王聖誣罔

之狀帝既不從而豐等陷以重罪下獄當死有詔免官

歸本郡及濟陰王立是為順帝司空張皓辟之皓以翊

世前訟太子之廢薦為議郎翊世自以其功不顯恥於

受位自劾歸三公比辟不應比猶煩也尚書僕射虞詡雅重

之欲引與共參朝政乃上書薦之徵拜議郎後尚書令
左雄僕射郭虔復舉為尚書在朝正色百僚敬之

欒巴傳

欒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神仙傳云巴蜀郡人也好

道順帝世以宦者給事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性質

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

白上乞退擢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以郡處南垂不閑

典訓為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校學以獎進之雖

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幹府吏之類也

諸郡國不滿五千以下置幹吏人郡縣皆有幹幹猶主也政事明察視事七年以

病乞骸骨荊州刺史李固薦巴治迹徵拜議郎守光祿

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徇行州郡巴使徐州還再遷

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貨產以祈禱巴

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翦理姦誣房謂為

祀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為懼終皆安之神仙傳曰

有神於帳中與人言語飲酒投杯能令管亭湖中分風

船行者舉帆相逢巴未到十數日廟中神不復作聲郡

中常患黃父鬼為百姓害巴到遷沛相所在有績徵拜

尚書神仙傳曰巴為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飲酒

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為雨以滅火臣不敢不

敬詔即以驛書問成都成都答言正旦去火食時有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六十七

列傳

三

親故別也會帝崩營起憲陵陵左右或有小人墳冢主者欲有所侵毀巴連上書苦諫時梁太后臨朝詔詰巴曰大行皇帝晏駕有日卜擇陵園務從省約瑩域所極裁二十頃而巴虛言主者壞人家墓事既非實寢不報下巴猶固遂其愚復上誹謗苟肆狂瞽益不可長巴坐下獄抵罪禁錮還家二十餘年靈帝即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輔政徵拜議郎蕃武被誅巴以其黨復謫永昌太守以功自劾劉效曰案功不可以自劾當是無功自劾少一無字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竇之寃帝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自殺賀官至雲中太守

劉陶傳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濟北貞王勃之後陶為人居簡不脩小節所與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貴不求合情趣苟同貧賤不易意同宗劉愷以雅德知名獨深器陶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饑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乃上疏陳事曰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也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中謂當天中也龔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

事耳不聞檀車之聲

鳴條地名在安邑之西尚書曰伊

野檀車兵車也詩曰檀車嘽嘽四牡

天災不有痛於肌

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

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

前書

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音義云以鹿喻帝位也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

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

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

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

利器謂權也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

臣謂爵祿與置生奪廢

故天降眾異以戒陛下陛下不

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麋場豺狼乳於春囿

鹿子曰麋斯

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今收

守長吏

劉放曰案文

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

殖者為窮寃之魂貧餒者作飢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

辜豐室羅妖叛之罪

說苑曰孔子為魯司寇七日死者

悲於寃寃生者戚於朝野

杜元凱注左傳曰寃厚也是

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

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閭樂於咸

陽授趙高以車府

趙高為車府令與壻咸陽令

權去已

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執願陛下遠

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

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傳說以消鼎雉

之災武丁殷王高宗也尚書曰高宗得傳說為相殷復興焉高宗時有雉登鼎耳而雉武丁懼而脩德位

以承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申伯仲山甫周宣王

州刺史南陽朱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

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

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

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

耀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不時謂不

謂也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

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下省時有上書言人以貨

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

能言之士陶上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

眾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

旅有鳧藻之士詩大雅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不日成

言喜悅也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

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

延逮及說苑曰有東郭祖朝者上書於晉獻公曰願請

藿食者尚何預焉祖朝曰肉食者一旦失計於廟堂

亦及臣之身安得蓋以為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

無預國家之計乎

萬曆二十四年刊

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劉放曰案民當作貨是以先王觀象育

物敬授民時象天象也尚書曰欽若昊天敬授人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

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

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

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所急朝夕之餐

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

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詩曰大路南金和玉下和之玉也

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

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

朝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

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

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

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

賈誼之言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

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

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

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

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鑿薄之禁後

冶鑄之議鑿刻也音結反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列

曰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亂堯乃微服遊於康衢見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高祖二十四年刊

說苑曰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尋車而問之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虞丘子對曰吾有三夫吾少好學周徧天下還後吾親亡是一失也事君若驕奢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是三失也

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謂河言日月有謫食之災

星辰有錯行之變故視其文謂河言日月有謫食之災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

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哀

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詩小雅鴻鴈之篇

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鄭玄注云壞滅之國微人起屋舍梁檣壁

起言趨車也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

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列女傳曰魯漆室邑之女過

太子幼女倚柱而啼傍人聞之心莫不慘慘者隣婦之遊謂曰何哭之悲子欲嫁乎音為子求偶漆室女

嗟乎始吾以子為知今反無識也豈為嫁之見白駒之

意屏營彷徨不能監寐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

意屏營彷徨不能監寐維之以永今朝白駒喻賢人也

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求飽吞肌及骨金壺

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役夫謂陳涉

謂驪山之徒也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

雲合八方分崩中夏漁潰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魚爛

也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絰繼

枯之末函牛之鼎謂大鼎也淮南子曰函牛之鼎

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詩小雅大東之文也

萬曆二十四年刊

不如臣東野狂聞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
古也必以身脂鼎鑊為天下笑帝竟不鑄錢後陶舉孝廉除
順陽長縣多姦猾陶到官官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以
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姦賊於是剽輕劍客之徒過晏等
十餘人過姓也過國之後見左傳皆來應募陶責其先過要以後效
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
軌所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
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陶明尚書春秋為之訓詁推
三家尚書一家謂夏侯建夏侯勝歐陽和伯也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
事名曰中文尚書頃之拜侍御史靈帝宿聞其名數引

納之時鉅鹿張角偽託大道妖惑小民陶與奉車都尉
樂松議郎袁貢連名上疏言之曰聖王以天下耳目為
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不可勝計前司徒楊
賜奏下詔書切勅州郡護送流民會賜去位不復捕錄
雖會赦令而謀不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
視朝政鳥聲獸心私共嗚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
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
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悟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明年
張角反亂海內鼎沸帝思陶言封中陵鄉侯三遷尚書
令以所舉將為尚書難與齊列乞從冗散拜侍中以數

切諫為權臣所憚徒為京兆尹到職當出脩宮錢直千
萬時拜職名當出買官之錢謂之脩宮錢也陶既清貧而恥以錢買職稱疾
不聽政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是時天下
日危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
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
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
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
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
之後東之函谷據隄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
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時湟中義從

等叛遣左車騎將軍關東破膽四方動搖威之不來
皇甫嵩討之不剋也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
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可安專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
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三郡
馮翊京兆也壺谷壺冰駭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
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步退死之心而無
一前鬪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
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王者旦夕追促軍無後殿假
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
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六十七

列傳

十

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間深垂納省其八事大較言天下
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
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
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
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
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伊呂同疇
而以三仁爲輩遂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陶著書數
十萬言又作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及上書言
當世便事條教賦奏書記辯疑凡百餘篇時司徒東海
陳耽亦以非罪與陶俱死耽以忠正稱歷位三司光

五年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爲民蠹害者

謂謠言

百姓風謠善惡而黜陟之也

時太尉許毓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

貨賂其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紀
邊遠小郡清脩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詣闕陳訴耽
與議郎曹操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
囚鸞鳳其言忠切帝以讓毓濟由是諸坐謠言徵者悉
拜議郎宦官怨之遂誣陷耽死獄中

李雲傳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性好學善陰陽初舉孝廉再遷
白馬令桓帝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

等五人皆以誅冀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民女亳氏為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時封后兄

康為比陽侯弟統昆陽侯統從兄會安陽侯統弟秉為濟陽侯是時地數震裂眾災頻

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書移副二府

露布謂不封之也并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

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

燠曰風曰寒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是與氏比年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

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

許氏不可令此人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黃精謂魏氏將興陳項虞

田金舜之後舜土德亦尚黃故忌也舉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賞宜應

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益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

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列將謂皇甫規段熲等孔子曰帝者諦也

春秋運斗樞曰五帝脩名立功脩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之言諦也鄭玄注云審諦於物也

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

不經御省尺一之板謂詔策也見漢官儀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

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劔戟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

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

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拜下廷尉

萬曆二十四年刊

大鴻臚陳蕃上疏救雲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于上
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
帝赦朱雲腰領之誅周昌解見陳忠傳朱雲上書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以死爭上意解然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後得已事並見前書
世矣比干以死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乃剖比干而觀其心事見史記故敢觸龍
鱗冒昧以請韓子曰夫龍之為蟲也可狎而馴也然喉嬰之則亦幾矣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
請雲帝惠甚有司奏以為大不敬詔切責蕃免歸田
里茂資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管霸奏雲等事霸詭

言曰李雲野澤愚儒杜眾郡中小吏出於狂戇不足加
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諱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
使小黃門可其奏雲眾皆死獄中後冀州刺史賈琮使
行部過祠雲墓刻石表之

論曰禮有五諫諷為上五諫謂諷諫順諫闕諫指諫陷諫也諷諫者知患禍之萌而諷告也順諫者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也闕諫者視人君顏色而諫也指諫者質指其事而諫也陷諫者言國之害忘生為君也若夫託物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以自戒卜商詩序貴在於意達言從理歸乎
正曷其絞訐摩上以銜沽成名哉絞直也訐正李雲草也沽賣之也
茅之生不識失身之義儀禮曰凡自稱於君宅在邦者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

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易曰臣不密則失身。遂乃
劉放曰住宅在邦者案儀禮文云宅者在邦此誤。露布帝者班檄三公至於誅死而不顧斯豈古之狂也。
論語曰古夫未信而諫則以為謗已。論語曰事君信而後諫其君未信則以為謗已。故說者識其難焉。韓非有說難篇。

劉瑜傳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高祖父廣陵靖王父辯清河太守。謝承書云父祥為清河太守。瑜少好經學尤善圖讖天文歷筭之術州郡禮請不就延熹八年太尉楊秉舉賢良方正及到京師上書陳事曰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胤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闕典籍猥

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為辛楚泣血漣如幸得引錄備答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庸用也。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入何為吝嗟天曷為動變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耀關之盛衰者也。四七二十八宿也諸侯為天子守四方猶天之有二十八宿漢官儀曰天子建侯上法四七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疎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易曰大君有命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公羊傳曰諸侯一聘三開國承家。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女天子一娶九女夏殷制也。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閨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七十七
列傳
七十四

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左傳曰天

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

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

心疾女陰物也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也

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

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

期六日不詹詩小雅曰終朝采藍不盈一簍五日為期

期至五日而歸今六日不詹注云詹至也婦人過時而怨曠

日不至是以憂也怨曠作歌仲尼所錄謂仲尼刪詩編錄也況

從幼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

結成妖青行路之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

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

崩霜隕之異況乃羣輩吞怨能無感乎淮南子曰鄒衍

事燕惠王

左右諧之二工繫之仰天而哭五月天為之下霜列女傳

曰齊人杞梁殖莖戰死其妻無所歸乃就夫於城下

而哭之七日城崩也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

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無有促

以嚴刑威以正法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

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昧賂皆為吏餌民愁鬱結起

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

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

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

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近習謂親近狎者賓客市買熏灼

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

萬曆三十四年刊

各正諸已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

置七臣以廣諫道考經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鄭玄注七人謂三公及前疑後承左輔右

及開東序金滕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

道爾雅曰東西廂謂之序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騰緘也以金緘之不欲入開也遠佞邪之人

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孝經援神契曰德至人方則祥

風臣慙慙推情言不足採慙慙誠懇之貌懼以觸忤征營懼悸

於是特詔召瑜問災咎之徵指事案經識以對執政者

欲令瑜依違其辭而更策以它事瑜復悉心以對八千

餘言有切於前帝竟不能用拜為議郎及帝崩大將軍

竇武欲大誅宦官乃引瑜為侍中又以侍中尹勳為尚

書令共同謀畫及武敗瑜勳並被誅事在武傳勳字伯

元河南人從祖睦為大尉睦孫頌為司徒勳為人剛毅

直方少時每讀書得忠臣義士之事未嘗不投書而仰

歎自以行不合於當時不應州郡公府禮命相帝時以

有道徵四遷尚書令延熹中誅大將軍梁冀帝召勳部

分眾職甚有方略封宜陽鄉侯僕射霍諤尚書張敬歐

陽參李偉虞放周永並封亭侯勳後再遷至九卿以病

免拜為侍中八年中常侍具瑗左悺等有罪免奪封邑

因黜勳等爵瑜誅後宦官悉焚其上書以為訛言子琬

傳瑜學明占候能著災異舉方正不行

謝弼傳

謝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也

謝承書曰弼字輔宣東郡濮陽人也與此不同

直方正為鄉邑所宗師建寧三年詔舉有道之士弼與

東海陳敦玄菟公孫度俱對策皆除郎中時青蛇見前

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弼上封事曰臣聞和

氣應於有德妖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

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

之符也

謝承書曰蛇者陰氣所生龍之類也龍有鱗甲兵之符也

鴻範傳曰厥極弱

時則有蛇龍之孽

前書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極弱時則有下伐上之術龍蛇之孽也

又熒惑守亢裴回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

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為誰宜急斥黜以消

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詩小雅之文也鄭玄注云虺蛇亢處陰之

祥也故

為主女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

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

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

文帝徙淮南王

長於蜀袁盎曰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也

昔周襄王

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

史記曰周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有

寵帶與戎翟謀伐襄王

孝和皇帝不絕竇氏之恩前世以為美談

竇太后崩張酺等奏云不宜合葬先帝和帝手詔曰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於是合葬見皇后紀也

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相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

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感兵

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

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尚書舜典曰蒸蒸又下格姦孔安國注云蒸蒸猶進進也言舜

進於善道詩凱風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勳開國

承家小人勿用易師卦上六爻詞也今功臣以外未蒙爵秩阿母

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輔

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羣邪一旦誅滅其

為酷濫駭動天下門生故吏並離徙錮蕃身已往人百

何贖詩國風曰如何贖兮人百其身宜還其家屬解除禁錮夫台宰重

器國命所繼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首善餘皆素

餐致寇之人

四公謂劉矩為太尉許訓為司徒胡廣為太傅及寵也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倚無

它技素空也無德而食其祿曰素餐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也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

因災異金加罷黜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鼎以喻三公徵

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

祚惟永臣山藪頑闇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

愚用忘諱忌伏惟陛下裁其誅罰左右惡其言出為廣

陵府丞去官歸家中常侍曹節從子紹為東郡太守忿

疾於弼遂以它罪收考掠按死獄中時人悼傷焉初平

一年司隸校尉趙謙上訟弼忠節求報其怨乃收紹斬

之

贊曰鄧不明辟尚書曰朕復于明辟孔安國注云復還明君之政於成王也言鄧后臨朝不還

政於安帝也梁不損陵慊慊樂杜諷辭以興黃寇方熾子奇

有識識協韻音式侍反武謀允臧瑜亦協志漸忤宦情雲犯時

忌成仁喪已同方殊事

後漢書卷八十七終

後漢書卷八十八 虞傳臧蓋列傳第四十八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註

皇明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虞詡傳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武平故城在今亳州鹿邑縣東北鄆元水經注云武

平城西南七里有漢尚書令虞詡碑題云君祖父經為

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

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承

相前書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其父于公為縣獄吏郡
法曹所決皆不恨為之生立祠其門閭壞父老方共
脩之于公曰可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決獄多
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與者至定國為丞相孫承
為御史大夫也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
何必不為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年十二能通尚書
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為吏詡辭曰
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
脩府拜郎中漢官儀曰脩字伯游襄城人也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
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
方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
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護者咸同詡聞之乃說

李脩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
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
既棄即以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
甚者也嗔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說文曰嗔傳言也前
出柜山西出將秦時郿白起頻陽王翦漢興義渠公孫
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上邽趙充國狄道辛武賢皆
名將也丞相則蕭曹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
魏郡韋平孔翟之類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
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
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
雄相聚席卷而東席卷言無餘也前書曰雖育育為卒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六十八
列傳

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
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疽癰也脩曰吾意不
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
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
卿四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之府也九卿謂太常光祿衛尉廷尉太僕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等也
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冗散也音人勇
反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脩善其言
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
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鄧騭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
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竄季等數千人攻殺

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
弔詡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
職也不遇槃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
馬稜稜字伯威援族孫也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
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壽之知其
無能為也壽當作壽也朝歌者韓魏之郊韓界上黨魏界河內相接犬牙故云
也郊背大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敖倉在滎陽解見安紀而青冀之
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城臯斷天下
右臂右臂喻要便也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
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闕而已闕與礙同及到官設

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
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為下收得
百餘人詔為饗會悉貫其罪使人賊中誘令劫掠乃伏
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
衣以采縲縫其裾為幟幟記也續漢書曰有出市里者以絳縷縫其裾也
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懷令後羌寇武都
鄧太后以詔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
加賞賜羌乃率眾數千遮詔於陳倉嶓谷詔即停軍不
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詔
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

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孫臏為齊軍將

與魏龐涓戰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人

吾地三日士卒亡過半矣事見史記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前

王吉上疏曰古者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詔曰虜

眾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

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眾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

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

眾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赤亭故城在今渭州襄武縣東南有赤亭水也詔乃

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
至并兵急攻詔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

羌大震退詔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
令從東郭門出北一作西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
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詔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
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
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詔乃占相地執築營壁二百
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
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廣雅曰僦賃也音子救
一賃而致詔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由沮至下辯沮及下
石沮今興州順政縣也下辯今成州同谷縣也沮七十余反數十里皆燒石翦木開漕
船道續漢書曰下辯東三十餘里有峽中常泉水生人

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圻
裂因鑄六石遂無汎溺之患也
以人僦直雇借傭者於
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詔始到郡戶裁盈萬及綏
聚荒餘招還流散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鹽米豐
賤十倍於前續漢書曰詔始到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
人還歸郡戶數萬人坐法免永建元年代陳禪為司隸
校尉數月間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秉
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為苛刻三公劾奏詔盛夏多
拘繫無辜為吏人患詔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堤防
刑罰者人之銜轡記曰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
必有水敗尸子曰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
刑罰者人之鞭策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八十八
列傳
五

姓怨窮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二

府恐為臣所奏劉放曰案上文三公遂加誣罪臣將

從史魚死即尸諫耳韓詩外傳曰昔者衛大夫史魚

王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不能退為人臣生不能

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理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

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乃立召蘧伯玉而貴之順帝省

其章乃為免司空陶敦漢官儀曰敦字時中常侍張防

特用權執每請託受取詔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詔不勝

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子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

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

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系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

跡震為樊豐書奏防流涕訴帝詔坐論輸左校防必欲

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詔自引詔曰寧伏歐

刀以示遠近歐刀刑人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詔以忠獲

罪乃相率奏乞見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謂順

太子被江京等廢為濟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

而復自為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盡忠

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

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史記天官書曰虛危宜急收防

送獄以塞天變下詔出詔還假印綬時防立在帝後程

乃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箱埋

萬曆二十四年刊

云箱序也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阿母宋

帝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詔之罪帝疑焉謂

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詔子顛與門生百餘人舉幡

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乃入言之防

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死或黜即日赦出詔程復上書

陳詡有大功語甚切激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

書僕射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謫罰者輸贖號為義

錢託為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斂詡上疏曰元年以來

貧百姓章言長吏受取百萬以上者匆匆不絕謫罰吏

人至數千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中州

郡以走卒錢給貸貧人走卒五伯之類也續漢志曰伍

六百石皆四人自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黃綬武

官五伯文官辟車鈴下侍閤門蘭部署街走卒皆有程

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絳繡即今行鞭杖者也此

言錢者令其出資錢不役其身也○劉放曰注街走卒

又赤幘絳繡案後漢志街下司空劾案州及郡縣皆坐

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於是詔書下詔章切責州

郡謫罰輸贖自此而止先是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

之枉寧陽縣屬東平國故城積六七歲不省主簿乃上

書曰臣為陛下子陛下為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

豈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遂

劾以大逆詡駁之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

是有司之過愚蠢之人不足多誅帝納詡言答之而已
詡因謂諸尚書曰小人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
告訴而不為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長吏何親而與怨
人何仇乎聞者皆慙詡又上言臺郎顯職仕之通階今
或一郡七八或一州無人宜令均平以厭天下之望及
諸奏議多見從用詡好刺舉無所回容回出數以此忤
權威遂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永
和初遷尚書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會卒
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為朝
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

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恭有俊才官至上黨

太守

傳燮傳

傳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靈州縣也本字幼起慕南容三

復白圭乃易字焉家語子貢對衛文子曰一日三復白圭之玷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一日三復慎之至也身長八尺有威

容少師事太尉劉寬再舉孝廉聞所舉郡將喪乃棄官

行服後為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劉放曰案嵩傳此少一將字

俱討賊張角燮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曰臣聞天下之

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

用十六相

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饋鼓擣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季豹季狸謂之八元明惡人不去則善人

無由進也

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皇甫嵩傳曰連結郡

國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此云六州蓋初起時也此皆釁發蕭牆而

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

剋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

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

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

憂甫益深耳甫始也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

炭不可同器韓子曰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同時而至也彼知正人之功顯而

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

至甘茂對秦武王曰昔曾參之居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

又告之其母自若也又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之信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見

史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

戮矣白起與應侯有隙構之秦昭王免起為士伍遷之陰密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使賜劍自裁見

史記案杜郵今咸陽城是其地鄼元注水經云渭水北有杜郵亭也陛下宜思虞舜四罪

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殛音紀力反則善人思進姦

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

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鐵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

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張角燮功多當

封忠訴譖之續漢書曰燮軍斬賊三帥卜己靈帝猶識

燮言識記也音志得不加罪竟亦不封以為安定都尉以疾

免後拜議郎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

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為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

堅執先議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贊奏

燮廷辱大臣帝以問燮燮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為

上將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憤激恩奮未失人臣之

節願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也冒頓匈奴單于名也前書

曰季布為中郎將單于為書嫚呂太后呂太后怒召諸將議之將軍樊噲曰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

阿太后以噲言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二十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奈何以十萬眾橫行

匈奴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

定隴右前書漢王賜酈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定北地世宗拓境列置

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前書武帝分武威酒泉置張掖敦煌謂之四郡劉歆

等議曰孝武帝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

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高婁羌裂匈奴之右臂婁音而遮反○劉歆曰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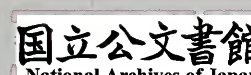
以高婁羌案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內為之騷動

陛下臥不安寢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策

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士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

居此地說文曰衽衣衿也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之至慮

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



忠也帝從燮議由是朝廷重其方格方正也格猶標準也每公卿

有缺為眾議所歸頃之趙忠為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

巾之功執金吾甄舉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

不候故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

眾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延謂燮曰南

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與

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

然憚其名不敢害權貴亦多疾之是以不得留一作出

為漢陽太守初郡將范津明知人○劉放曰案文明當

可通但前後多云名知人舉燮孝廉及津為漢陽與燮交代合符而

去鄉邦榮之津字文淵南陽人燮善邨人叛羌懷其恩

化並來降附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時刺史耿鄙

委任治中程球為通姦利士人怨之漢官曰司隸功

也中平四年鄙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燮知

鄙失眾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教孔子曰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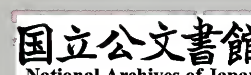
教人戰是謂棄之今率不習之人越大隴之阻將十舉

十危而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

當而新合之眾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

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也必謂我怯羣惡爭執

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已離之賊其功可坐而



待也今不為萬全之福而就必危之禍竊為使君不取
鄙不從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
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
攻郡劉放曰時北胡騎數千案文少一地字皆夙懷燮
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子幹年十三從在官
舍知燮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屈志以免進諫曰國家昏
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
里羌胡燮北地人故先被恩德欲令棄郡而歸願必許
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以濟天下言未
終燮慨然而歎呼幹小字曰別成幹集曰幹字彥林汝知吾必

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

左傳曰曹公子臧曰前志有

且

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

史記曰伯夷孤竹君

之子也武王載文王木主伐紂殷既平伯夷恥之義不食周粟遂餓死論語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

養浩然之志

孟子曰養吾浩然之氣趙岐注曰浩然天氣也

食祿又欲避其難

乎

左傳曰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也

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

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

程嬰解見馮衍傳

幹噉咽不能

復言左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燮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先起上有霸王之業下成伊呂之勳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為吾屬師乎師即君也尚書曰作之君

師也作之燮案劔叱行曰若剖符之臣反為賊說邪遂麾左
右進兵臨陣戰歿諡曰壯節侯幹知名位至扶風太守

蓋勳傳

蓋勳字元固敦煌廣至人也廣至縣名故城在今瓜州

是也家世二千石續後書曰曾祖父進漢陽太守祖父彪

屬國都尉初舉孝廉為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執恣

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

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

有仇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

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去繼食鷹鸇欲其驚繼繫也

雅曰驚執也蒼頡解詁曰驚鳴也食音嗣

驚而亨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

和喜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為梁使君謀不

為蘇正和也怨之如初續漢書中平元年黃山賊起故

梁鵠欲奏誅雋勳為言得免雋以黃金二十斤謝勳勳

謂雋曰吾以子罪在人議故為子言吾豈賣評哉終辭

不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刺史左昌

因軍與斷盜數千萬斷謂割截勳固諫昌怒乃使勳別屯阿

陽以拒賊鋒阿陽縣屬天水郡欲因軍事罪之而勳數有戰功

邊章等遂攻金城殺郡守陳懿勳勸昌救之不從邊章

等進圍昌於冀昌懼而召勳勳初與從事辛曾孔常俱

屯阿陽及昌檄到曾等疑不肯赴勳怒曰昔莊賈後期

穰苴奮劍

齊景公時燕晉侵齊景公以司馬穰苴為將

賈素驕貴夕時至穰苴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賈以徇三軍今之從事

豈重於古之監軍哉曾等懼而從之勳即率兵救昌到

乃誚讓章等責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

以兵臨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而去

昌坐斷盜徵以扶風宋梟代之續漢書梟字作泉也梟患多寇叛

謂勳曰涼州寡於學術故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

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勳諫曰昔太公封齊崔杼殺

君伯禽侯魯慶父篡位崔杼齊大夫齊莊公先通其妻

開立是為潛公慶父此二國豈之學者今不急靜難之

術遽為非常之事既足結怨一州又當取笑朝廷勳不

知其可也梟不從遂奏行之果被詔書詰責坐以虛慢

徵時叛羌圍護羌校尉夏育於畜宮前書尹公羽歸傳曰

音義曰右扶風畜牧所在有苑勳與州郡合兵救育至

狐槃為羌所破勳收餘眾百餘人為魚麗之陳麗音離

王以諸侯伐鄭鄭原繁高渠彌奉公為魚麗之陳羌精

騎夾攻之急士卒多死勳被三創堅不動乃指木表表

也曰必尸我於此句就種羌滇吾句就羌別種也素為

勳所厚乃以兵扞眾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為負

天勳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促來殺我眾相視而驚滇

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遂為賊所執羌戎服其義勇不
敢加害送還漢陽後刺史楊雍即表勳領漢陽太守時
人飢相漁食勳調穀粟之調猶發也先出家糧以率眾存活
者千餘人後去官徵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
苦而反亂如此勳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
蹇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勳帝又
謂勳曰吾已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財物以餌士何
如中藏謂內藏也勳曰臣聞先王燿德不觀兵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燿德不觀兵韋昭注曰燿明也觀示也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
昭果毅祗贖武耳左傳曰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武殺敵為果效果曰毅也帝曰善

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勳時與宗正劉虞佐軍校
尉袁紹同典禁兵勳謂虞紹曰吾仍見上上甚聰明但
擁蔽於左右耳若共併力誅嬖倖然後徵拔英俊以興
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乎虞紹亦素有謀因相連結未
及發而司隸校尉張溫舉勳為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勳
而蹇碩等心憚之金勸從溫奏遂拜京兆尹時長安令
楊黨父為中常侍恃執貪放勳案得其贓千餘萬貴戚
咸為之請勳不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案威震
京師時小黃門京兆高望為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
因蹇碩屬望子進為孝廉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

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

府聚也勳曰選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勳雖

在外每軍國密事帝常手詔問之續漢書曰是時漢陽

攻陳倉三輔震動勳領郡兵五千人自請滿萬人因表

用處士扶風孫瑞為鷹鷄都尉桂陽魏傑為破敵都尉

京兆杜楷為威虜都尉弘農楊儒為烏擊都尉長陵第

五雋為清寇都尉凡五都尉皆素有名悉領屬勳每有

密事靈帝以手詔問之數加賞賜甚見親信在朝臣右及帝崩董

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勳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

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

不慎哉孫卿子曰慶者在堂弔者在卓得書意甚憚之

徵為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精兵三萬屯扶風勳密相

要結將以討卓會嵩亦被徵勳以衆弱不能獨立遂金

還京師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勳長揖爭禮見

者皆為失色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隸校尉誰可

作者允曰唯有蓋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

假以雄職乃以為越騎校尉卓又不欲令久與禁兵復

出為潁川太守未及至郡徵還京師時河南尹朱雋為

卓陳軍事卓折雋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

且汙我刀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武丁殷王高宗

乃心沃朕心說復于王曰惟木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

口乎卓曰戲之耳勳曰不聞怒言可以為戲卓乃謝雋

勳雖強直不屈而內厭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十一遺令勿受卓賻贈卓欲外示寬容表賜東園祕器賙襚送之如禮葬于安陵子順官至永陽太守

臧洪傳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射陽故城在今楚州安宜縣東也父曼有

幹事才謝承書曰曼達於從政為漢良吏遷匈奴中郎將還京師太尉袁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

人物種數曼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為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少風俗燥溼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種不與中國同者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如此乎

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句章縣故城在今越州鄞縣西十二自稱大將軍立

州志云句踐之地南至句餘其後併吳因大城句章伯功以示子孫故曰句章

其父生為越王攻破城邑眾以萬數拜曼揚州刺史曼

率丹楊太守陳寅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為人患

曼等進兵連戰二年破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

曼為使匈奴中郎將洪年十五以功拜童子郎漢法孝廉試經

者拜為郎洪以年初才俊故拜童子郎也續漢書曰左雄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益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也

知名太學洪體貌魁梧有異姿魁梧壯大之貌也梧音吾舉孝廉補

即丘長即丘縣屬鄆郡國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即春秋之祝丘也中平末棄官

還家太守張超請為功曹時董卓弑帝圖危社稷洪說

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金據大郡謂超為廣陵今王兄邈為陳留

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
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為天
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
事邈先謂超曰聞弟為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
臧洪海內奇士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即引洪與語
大異之乃使詣兖州刺史劉岱岱字公山豫州刺史孔伯伯字
公遂皆相善邈既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與諸牧守
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既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
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
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淪喪

稷翦覆四海兖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伯陳留太守邈東

郡太守瑁橋瑁也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糾

也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

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左傳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將與王

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

鑒之洪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自是之後諸軍

各懷遲疑莫適先進遂使糧儲單竭兵眾乖散時討虜

校尉公孫瓚與大司馬劉虞有隙超乃遣洪詣虞共謀

其難行至河間而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於袁紹

紹見洪甚奇之與結友好以洪領青州刺史前刺史焦和

好立虛譽能清談時黃巾羣盜處處颺起而青部殷實
軍革尚衆和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賊已
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崇禱羣神巫女巫也
史祝史也
崇謂營贊用幣以禳風雨霜雪水旱厲疫
於日月星辰山川也禱謂告事求福也又恐賊乘凍
而過命多作陷冰丸以投于河衆遂潰散和亦病卒洪
收撫離叛百姓復安任事二年袁紹憚其能徙爲東郡
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甚危急超謂軍
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穆而
洪爲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子源天
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

超圍乃徒跣號泣金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

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

絕不與通紹與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

譬洪示其禍福責以恩義獻帝春秋曰紹使琳爲書入
條責以恩義告諭使降也

洪答曰隔閤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爾雅曰
武迹也而趨舍

異規其爲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況也比類
述也

敘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闔於大道

不達余趣哉是以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遙付扁心

粗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

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家語孔子之
鄉與程子相

萬曆二十四年刊

遇於塗傾蓋而語也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

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洪常寓於紹故謂之主人也瞻望帳幄

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擗矢擗提也音女卓反不覺涕流之覆面

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

○劉放曰案文悔字無義未詳何字或曰悔當作益受任之初志同大事埽清寇

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邁危請師見拒辭行

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

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慙慙揮戈收淚告

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已

來者側席而待之去者克已自責不責人也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為今日之

戰矣

吳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逃去見史記

昔張景明登壇唾血奉辭

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

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英雄記云袁紹使張景明

郭公則高元亨等說韓馥使讓冀州與紹然則馥之讓位景明亦有其功其餘未詳也呂奉先討

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魏志呂布傳曰布破張燕軍而

求益兵衆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英

雄記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

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止於帳側布

偽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臥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

半兵起亂斫布牀被謂已死明日紹劉子璜奉使踰時

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

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

此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

左傳云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讎國杜

預注云違足下當見父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

推平生之好以為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

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

崔杼殺齊莊公欲劫晏子與盟

以戟拘其頸劔承其心晏子曰劫吾以死而失其意非勇也崔杼遂釋之事見晏子左傳曰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也

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為一年之資匡困補之以悅天下何圖

築室反耕哉

左傳曰楚子圍宋築室反耕杜預注但懼日築室於宋反兵耕田示無還意也

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

伯珪公係贊字

張揚飛燕旅力作難

魏志曰張揚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為從事何進令於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改

揚遂以所將兵攻上黨仍略諸縣眾至數千又與京紹合張燕常山人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為羣盜眾

萬人博陵張牛角立起眾次嬰陶牛角為飛矢所中且

死告其眾曰必以燕為帥角死眾奉燕故改姓張燕標悍捷速過人軍中號為飛燕眾至百萬號曰黑山後功

公孫瓚與紹爭冀州也○劉放曰注張牛角立起案文

立當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

股肱猶手足也

言北邊有倉卒之急股肱之臣將告歸自救耳主人當鑒戒羣反旌退師何

宜父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

為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前

書

彭越將其眾居鉅野中無所屬漢王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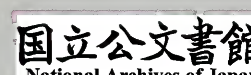
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微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盟主謂袁紹也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固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空與此禍與音預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於袁氏本無怨隙今為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

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啓內厨米三斗請稍為饘粥杜預注左傳曰饘糜也音之延反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為薄糜徧班士

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感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缺望非冀前書音義曰缺猶冀也缺音羌志反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為兄則洪府君亦宜為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為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公羊傳曰事君猶事

父也受誅于復讎惟刃之道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為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為諸生親慕於洪隨為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論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跣且號東甲請舉誠足憐也大英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筭以相尚者蓋惟利勢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紆倒懸之會忿悁之師兵家所忌前書魏相上書曰救亂誅暴謂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其人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荆則未聞也吳破楚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二十七日秦師乃出以車五百乘救楚敗吳兵於稷事見左傳及史記言臧洪徒守節致死不能如包胥之存楚也



贊曰先零擾疆鄧崔棄涼詡燮令圖再全金方蓋勳抗
董終然允剛洪懷偏節力屈志揚

後漢書卷八十八終

後漢書卷八十九 張衡列傳第四十九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皇明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張衡傳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

西鄂縣故城在今鄧州向
城縣南有平子墓及碑在

焉崔瑗
之文也

世爲著姓祖父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游於

三輔因入京師觀太學遂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
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舉

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傳會十年乃成文多故不載大將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常好玄經桓譚新論曰楊雄作玄書以為玄者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為本統而因附續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故宓戲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楊雄謂之玄玄經三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為八十一卦以四為數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竟八十一而篇不可損益以三十五著撰之玄經五千餘言而傳三十二篇也○劉敞曰注以三十五著撰之案太玄乃用三十六撰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

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子雲當哀帝時著太玄經自漢初至哀帝二百歲也復

二百歲殆將終乎自中興至獻帝一百八十九年也所以作者之數必

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矣自此以上金衡與崔瑗書

也之文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為太

史令漢官儀太史令屬太常秩六百石也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機之正

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漢名臣奏曰蔡邕曰言天體者有三

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

同解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

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靈憲

序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

于渾體是為正儀故靈憲作與衡集無順帝初再轉復

算罔論蓋網絡天地而算之因名焉

為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史

職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問以見其志云問非也衡集云觀者

觀余去史官五載而復還非進取之勢也唯衡內識利鈍操心不改或不我知者以為失志矣用為問余余應

之以時有遇否性命難求因茲以露余誠焉名之應問云有問余者曰蓋聞前哲首

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為也論語注云下學人事上知天命

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尚書曰立

以永年逸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式用也昭明也是故伊尹思使君為堯舜

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尚書伊尹曰予弗克

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捷于市旌明也素猶志也咎單巫咸實守王家咎單巫咸

而朝介圭作端中伯中國之伯也樊仲仲山甫也為樊侯金周宣王之卿士詩大雅曰維申及

維周之翰注翰幹也服袞謂申伯為冢宰服袞冕之

服也又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注云寶瑞也圭長尺二寸謂之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歟且學非以要利

飾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以

大業易繫辭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富質以文美實由華

興器賴雕飾為好人以輿服為榮吾子性德體道篤信

安仁約已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論語曰篤信好

學又曰仁者安仁又曰鑽之彌堅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曩滯日官今又原之日官

也左傳曰天子有日官爾雅曰原再也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以

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內

需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又曰夷道若類進道若退易雜卦曰需不進也必也學非所用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八十九 列傳 三

昭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見諺于鄙儒天衢天道也言徒統

思作靈憲渾深厲淺揭隨時為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

其孤技邪揭褰衣也音丘列反詩鄘風曰深則厲淺則揭爾雅曰由帶以上為厲由膝以下為揭言

遭時制宜遇深水則厲淺則揭也易隨卦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莊子曰朱泚曼學屠龍於支離蓋單千金之家

三年技成而無所用技音渠綺反責衡何獨妙思於機巧者也○劉攽曰注支離蓋案莊子蓋當作益支離其

名益耳後人不讀參音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

垂翅而還故棲盍亦調其機而鈗諸垂翅故棲謂再為史官也盍何不也

鈗利也諸之也聞者言衡作三輪木雕尚能飛轉已乃垂翅故棲何不調其機關使利而高飛邪傳子曰張衡

能令三輪獨轉也昔有文王自求多福詩大雅文王篇曰求曰配命自求多福也○劉攽曰正文昔

有當作昔者人生在勤不索何獲曷若卑體屈已美言

以相剋剋勝也衡集作美言以市也鳴于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

雅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喻求仕遷於高位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孟子曰金聲而玉振

之用後勳雪前吝婢很不柔以意誰靳也曰宋公靳之

杜預注云戲而相愧曰靳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

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祿之不夥而恥智之不博

方言曰凡物盛而多齊宋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

爵高懸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速召也

來也旃求之無益故智者偃而不思偃借貼身以微幸

也回貪夫之所為未得而豫喪也貼危枉尺直尋議者譏

之盈欲虧志孰云非羞於心有猜則簋殮饌舖猶不屑

餐旌替以之

猜嫌也。蓋食器也。殮音孫。詩云有蒙盥殮。饌音什。卷反。舖音補。故反。並謂食也。屑。猶

介也。以用也。爰旌替。餓人也。一作爰精。目列子曰東方有人焉曰爰精。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丘父之盜曰

丘見而下壺殮以舖之。爰精目三舖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我狐父之人丘也。爰精目曰。請汝非盜邪。吾義

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而死之也。○劉放曰。注子何為者也。案文是對答之辭也。字當作

口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士或解

袒褐而襲黼黻或委甬築而據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

受祿也解袒褐謂審厥也。委甬築謂傳說也。袒音常。主反。方言曰。自關而西謂襜褕短者謂之袒也。

輸力致庸受必有階受或作爰。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分

錯人用瞳朦瞳朦言未晤也。○劉放曰。案蔡邕亦黃帝有此二字作瞳朦。從目是也。此誤。

為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乎

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為也

史記曰黃帝迎日推

策舉風后力牧以理人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又曰。旁羅日月星辰春秋內事曰黃帝師於風后。風后善於伏

義氏之道。故推演陰陽之事。藝文志陰陽流有風后十三篇也。當少昊清陽之末實或

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顓頊而申理之日

月即次則重黎之為也帝王紀曰少昊字清陽。國語楚觀射父曰少皞之衰也。九黎亂

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承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以屬人。重少昊氏之子。黎顓頊氏

之子各有所能因茲任鳥師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

事不並濟左傳鄭子曰少皞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也。伯趙氏司至也。青鳥氏司

啓也。丹鳥氏司閉也。又晉蔡墨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日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

脩及熙為玄冥。四叔分主。一正言其不兼業也。晝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夏至

極而影短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冬至日南極而影長夜六十刻晝四十刻也易通卦驗日冬至晷長丈三尺夏至晷長尺五寸謂天且不堪兼況以人該之也該備夫玄

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涸泥而潛蟠避

害也說文曰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小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川言出入有時也賈逵注國語曰涸亂也涸音骨公旦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下懼教誨之

不從有人之不理尹正也道行言道德得申也仲尼不遇

故論六經以俟來辟辟君也公羊傳曰孔子制春秋以俟後聖也恥一物之

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可一衡集考字作夫

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無所麗麗附也公羊傳曰君若贅

旒然旒旒旒言為燭武縣總而秦伯退師燭之武鄭大夫也總縣繩

於城而下也左傳曰秦伯圍鄭鄭伯使

躅之武夜絕而出說秦秦伯為之退師魯連係箭而聊

城施柝魯仲連齊人也時燕將守聊城仲連為書係箭射聊城中燕將自殺見史記施廢也柝行夜木

也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張儀說諸侯連和事

秦為橫蘇秦說諸侯連兵拒秦為從蘇秦往則從合張儀來則從離咸以得人為梟失士

為尤梟猶勝也猶六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前書曰樊噲沛人也

封舞陽侯高帝常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噲乃排闥直入流涕曰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也

高祖踞洗以對酈生前書曰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足而見酈食其食其曰必欲聚徒

台義兵誅無道不宜踞見當此之會乃鼃鳴而鼈應也

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謝之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隱

喻君臣相感也焦贛易林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隱

也國語曰勤恤人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

隱而除其害也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八十九 列傳 六

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長謀之爛然有第前書音義曰謀譜第

也與牒通司馬遷字子長作史記著功臣等傳粲然各有第序也夫女魃北而應龍翔

洪鼎聲而軍容息女魃旱神也北猶退也應龍能興雲雨者也山海經曰蚩尤作兵伐黃帝

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妖

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妖亦魃也音步未反聲溽暑至而

鶉火棲寒冰沍而鼃鼃蟄棲息也禮記月令曰季夏土溽暑至而

在午六月在酉言當季夏之時鶉火退於酉沍凝也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

方億醜并質共劑若脩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質劑

分文契也并共猶言交通也周禮曰凡賣買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鄭玄注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

白質短曰劑劑音十隨反立事有三言為下列下列且不可庶矣矣

翼其二哉左傳魯叔孫豹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杜預注云立德黃帝堯舜也立

功禹稷也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于茲縉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風

攄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趨偶為幸世易俗異事執舛

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易繫辭曰通其變使人不倦也斯契船

而求劔守株而伺兔也契猶刻也呂氏春秋曰楚人有涉江者其劔自舟中墜於水遽

契其舟曰是吾劔所從墜也舟已行而劔不行若此求劔不亦惑乎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之

折頸而死因釋耕守株冀復得兔為宋國笑也冒愧逞願必無仁以繼之有道

者所不履也越王勾踐事此故厥緒不永史記曰越王勾踐先吳興

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於夫椒越王乃以捷餘兵五千入保棲於會稽此為冒愧逞願自取敗也捷

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以歛肩捷疾也歛

斂也音翁孟子曰阿意事貴脅雖有犀舟勁楫猶人涉

印否有須者也前書曰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音義

待也鄭玄注云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而不涉言室

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姑且也休美不見是而

不憚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服焉惛猶悶也易曰

與之乎高睨而大談孔甲且不足慕焉稱殷彭及周聃

帝王紀曰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

台謂之三公其餘知天規紀地典力牧常先封胡孔甲

等或以為師或以為將藝文志陰陽有地典六篇殷彭

即老彭殷賢人也睨視也高視大談言不同流俗衡集

與世殊技固孤是求技巧也音伎本子

憂朱泚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輪扁為輪

扁音皮殄反莊子曰輪扁對齊桓公曰斲輪之法徐則

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於手而應之

於臣言泚曼屠龍既無所用輪扁斲輪亦不能教人也

悲爾先笑而後號也龜蝦蟇也音胡媯反周易旅斐豹

以斃督燔書禮至以掖國作銘左傳曰晉欒盈復入於

國人懼之斐豹謂范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或宣子

注曰蓋豹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左傳衛侯邢禮

至與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禮至自為銘曰余掖殺

大夫掖謂掖之而投於城外也衡集豹字作諫也弦高

以牛餽退敵墨翟以紫帶全城

左傳曰秦師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出於弊邑敢犒

遇之以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出於弊邑敢犒從者秦孟明曰鄭有備矣滅滑而還墨子曰公輸般為

雲梯以攻宋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般九攻墨子九拒公輸之攻盡墨子之守有餘楚王曰善哉吾請

無攻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禿節效貞

貫高趙相也獨正言趙王不反高帝賢而赦之蘇武使匈奴中杖節臥起節毛盡落並見前書

巧詹何以沈鈎致精

列子曰蒲且子之弋弱弓繼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又曰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針為鈎荆蓀為竿剖粒為餌引

盈車之魚周禮曰矰矢用弋射鄭玄注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

奕秋以碁局取譽王豹以清謳流聲

奕圍局也某即所執之子秋名也孟子曰奕秋通國之善奕者又曰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也

於二立退又不能羣彼數子

二立謂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上云立事有二

下列下列且不可庶況其二哉故言不能參名於二

之流也臣賢案古本作二立流俗木及衡集立字多作

匹非也數子謂斐豹以下也

愍三墳之既頽惜八索之不理

左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國以為三墳五典

三皇之書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此以下言不能立德立

功唯欲立言而已

庶前訓之可鑽聊朝隱乎柱史

前書東方朔曰首陽為拙柱下為工應劭曰老子為周柱下史朝隱終身無患是為上也

且韞積以待價踵顏氏

以行止曾不慊夫晉楚敢告誠於知己陽嘉元年復造

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

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

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

音時諸反

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

蟾蜍蝦蟇也蟾

音時諸反

高曆二十四年刊

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
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
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
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
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
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時政事漸損權移於下衡因上
疏陳事曰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
德泥蟠傾覆謂順帝為太子時廢為濟陰王蟠音薄寒反廣雅曰蟠曲也楊雄方言曰未升天龍謂之蟠
今乘雲高躋磐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位必先倥偬
之也倥音口弄反倥音子弄反坤蒼曰倥倥窮困也亦謂順帝被廢時也親履艱難者知

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偽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
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受譽黎庶而陰陽未
和災青屢見神明幽遠冥鑒在茲福仁禍淫景嚮而應
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鄭蔡江
樊周廣王聖皆為效矣事見宦者傳故恭儉畏忌必蒙祉祚
奢淫諂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
性流遜忘反豈唯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
恩義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
自戒則何陷於凶患乎楚辭曰瞻前而顧後兮援鏡自戒謂引前事以為鏡而自戒勅
也韓詩外傳曰明鏡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貴寵之臣眾所屬仰其有愆尤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八十九

列傳

一

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

降其禍辟也辟罪也音頻亦反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

範所謂僭恒陽若者也恒常也若順也孔安國注洪範云君行僭差則常陽順之常陽

則多旱也懼羣臣奢侈昏踰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

年京師地震土裂順帝永建三年正月京師地震裂者威分震者人擾

也君以靜唱臣以動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

竊懼聖恩厭倦制不專已恩不忍割與眾共威威不可

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

于而國天鑿孔明雖疎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

見所革以復往悔革改也復反也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

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周禮太宰

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刑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若恩從上下事

依禮制禮制脩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

允塞災消不至矣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

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衡以圖緯

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

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玄注云

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

中央者北神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於

陰入陽起于子陰起于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

巽宮所以行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於

乾宮又自此而從於兌宮又自此而從於艮宮又自此

而從於離宮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一之經天驗道本

星而及紫宮行起從坎宮始終於離宮也

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

之言前書曰齊肅聰明者神或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覡音胡歷反其所因者非一

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

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

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

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

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眭弘字孟魯國蕃人也昭帝時以明經為

議郎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好洪範五行傳說宣帝時為太子太傅又成哀時有詔使劉向及子歆於祕書校定經傳諸子等九流謂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尚書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見藝文志並無讖說也

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也死

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

讖獨以為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

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衡集云班與墨翟並當子思時出仲尼後

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前書武帝始置益州其名三

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

數事聖人之言執無若是殆必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

往者侍中賈逵摭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

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為不戒則知圖

讖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傳

無所容篡

衡集上專云河洛五九六藝四九謂八十一篇也音附臣賢案衡集云後人皮傳無所

容竄又楊雄方言曰秦晉言非其事謂之皮傳謂不深得其情核皮膚淺近強相傳會也後人不達皮膚之意流俗本多作頗傳者誤也無所容竄謂不容妄有加增也莊子曰竄句籍辭續漢書亦作竄本作篡者義亦通

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偽稱洞視玉

版

遜甲開山圖曰禹遊於東海得玉珪碧色長一尺二寸圓如日月以自照達幽冥言宋景歷紀推知水災

非洞視玉

版所見也或者至於棄家棄人山林後皆無効而復采

前世成事以為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

永建順帝即位

年也復統謂廢而復立言讖家不論也

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執位情偽較

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責

學而競稱不占之書

謂競稱讖家也

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

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

韓子曰客為齊王畫者問畫孰

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易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故難鬼魅無形故易也

宜收藏圖讖一禁

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後遷侍中帝引在

帷幄諷議左右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懼其毀已

皆共目之衡乃詭對而出闔豎恐終為其患遂共讒之

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為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玄

賦

玄道也德也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以宣寄情志其辭曰仰先哲之

玄訓兮雖彌高其第違

玄訓道德之訓也論語顏回曰仰之彌高

匪仁里其

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

論語孔子曰里仁為美宅不處仁焉得智里宅皆居也潛

服膺以永覲兮綿日月而不衰

說文曰膺背也禮記曰服膺拳拳而不息觀音

才性反前書音伊中情之信脩兮慕古人之貞節脩謂自脩

義曰靚與靜同為善也楚辭曰苟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竦企

中情其好脩兮立也禮記曰為人臣止於恭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跌蹉也音徒結反繩墨喻禮法

也楚辭曰遵繩墨而不頗志團團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團團垂貌也詩

曰心之憂矣旌性行以制佩兮佩夜光與瓊枝旌明也

如或結之玉瓊枝玉樹以喻堅貞也縹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

楚辭曰折瓊枝以繼佩也縹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

江蘼案縹音祖緩反字書亦纂字也纂繫也諸家音並

離卽芎藭苗也楚辭曰扈江蘼與薛芷美襲積以酷裂

兮允塵邈而難虧襲積衣襪也酷裂香氣盛也司馬相

也塵久也邈遠也虧猶歇也衣服芬芳既姱麗而鮮雙

兮非是時之攸珍姱音口瓜反王逸注楚辭曰姱好也

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幽獨守此仄陋兮敢

怠皇而舍勤怠惰也皇暇也舍廢也幸二八之選虞兮喜傳說之

生殷尚前良之遺風兮惆後辰而無及二八八元八凱也選遇也音五

故反虞虞舜也尚慕也惆痛也音何孤行之煢煢兮子

不羣而介立感鸞鷲之特棲兮悲淑人之稀合山海經

山有鳥五采名曰鸞見則天下安寧又曰九疑山有五

采之鳥名鸞淑善也特獨也言靈鳥既獨棲善人亦少

也彼無合其何傷兮患眾偽之冒真且獲譴于羣弟兮

啓金滕而乃信旦周公也譴謗也信音申成王立周公

利於孺子周公乃誅二叔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

禾盡偃成王與大夫啓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之九

列傳

百

功代武王之策方信周公覽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

忠於國家也事見尚書曾煩毒以迷或兮羌孰

危身蒸衆也僻邪也辟法也詩曾煩毒以迷或兮羌孰

可與言已曾重也羌發語辭也言私湛憂而深懷兮思

續紛而不理洪音沈續紛亂貌也願竭力以守義兮雖貧窮而不

改執雕虎而試象兮也隳原而跟止也隳虎有文也隳臨

踵也尸子曰中黃伯曰我左執太行之優右執雕虎唯

象之未試吾或焉有力者則又願為牛與象自謂天下

之義人也惡乎試之曰夫貧窮大行之優也跡踐者義

之離虎也吾日試之矣又曰莒國有名焦原者廣尋長

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亦有以勇見莒子者

獨却行劑踵焉此所以服莒國也夫義之為焦原也高

矣此義所以服一世也衡言躬履仁庶斯奉以周旋兮

義不避險難亦足以服一代之人也要既死而後已

左傳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俗遷

論語孔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園方化變也珍蕭艾於重笥兮

謂蕙芷之不香蕭蒿也笥篋也蕙芷並香草也貴蕭艾

斥西施而弗御兮音奴了反呂氏春秋曰要臯古之駿馬也服駕也箱車要臯以服箱

也言踈遠美女又以駿馬駕車並喻不能用賢也○劉

放曰案要臯古良馬富作要從馬行跛僻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

被也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不抑操而苟

容兮譬臨河而無航航船也孫卿子曰偷合苟容以持

兮披禮義之繡裳襲重也周禮黑與青辯貞亮以為

兮雜技藝以為珩說文曰辯交織也音痛殄反禮記曰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九

列傳

五

悅巾也珩 昭綵藻與雕琢兮璜聲遠而彌長璜佩玉也爾雅曰半

璧曰璜言佩服之盛也 淹棲遲以恣欲兮耀靈忽其西藏淹美喻道德之盛也耀靈日也楚辭

也棲遲游息也耀靈日也楚辭 恃已知而華予兮鷓鴣日耀靈安藏言年歲之蹉跎也

鳴而不芳已知猶知已也華榮也予衡自謂也鷓鴣鳥名喻讒人也廣雅曰鷓鴣布穀也楚辭曰恐

鷓鴣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王逸注云以喻讒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被罪也言恃知已以相榮反遇讒

而見 冀一年之三秀兮道白露之為霜三秀芝草也楚辭曰采三秀於

山間說文曰道迫也方 時疊疊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秀遇霜喻以賢被讒也

伉疊疊進貌也謂四時更進而代序 咨妒嫫之難並兮疇誰也伉偶也伉協韻音苦郎反

想依韓以流亡吞歎也妒忌也嫫美也音胡故反楚辭曰嫫母之媿也

與並也韓謂齊仙人韓衆也為主採藥王不肯服終自服之遂得仙楚辭曰美韓衆而得一流亡謂流遁去

也 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章心猶與而狐疑兮

卽岐陟而據情岐陟山足也周文王所居也 文君為我端著兮利

遁以保名文君文王也端正也楚辭曰詹尹端策拂龜

訓曰遁而能 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遁卦艮

飛吉孰大焉 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下乾上

艮為山故曰歷衆山從二至四 二女感於崇岳兮或冰

折而不營遁上九變而為咸咸感也咸卦艮下兌上從

三至五為乾易說卦曰乾為冰兌為 天蓋高而為澤兮

誰云路之不平乾變為兌乾為天兌為澤故曰天為澤

也 劬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嶢故曰玉階嶢嶢高

峻貌嶢音堯 懼筮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左傳音

時音士耕反 懼筮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人曰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六十九

列傳

六

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言筮之未盡復以龜卜之也遇九

周禮龜人掌六龜之屬東龜曰果屬其色青也

外數至九喻深遠也介耿介也龜經有棲鶴

兆也言卜得鶴兆也逞快也協韻音壯貞反遊塵外而

警天兮據冥翳而哀鳴警視也音普列鵙鶡競於貪婪

今我脩絜以益榮鵙鶡鳥也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

氏而後寧子謂衡也有故於玄鳥謂卜得鶴兆也易曰

言子歸母氏然後得寧猶臣遇賢君占既吉而無悔兮

簡元辰而俶裝悔惡也元辰吉旦余沐於清原兮晞余

髮於朝陽晞乾也朝陽日也爾雅曰山東曰朝陽楚

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瀝液微流也咀嚼也

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翺飛也音許緣反走猶

遠地也淮南子曰登大過少皞之窮野兮問三丘乎句

芒帝王紀曰少昊邑于窮桑都曲阜故或謂之窮桑帝

海中三山也謂蓬萊方丈瀛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穢累

而票輕道真謂道德之真班固幽通賦曰矧沈躬於道

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鼇大龜也列子曰勃

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

曰蓬萊隨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仙聖訴於帝使巨鼇

不動抃音反媛反楚辭曰鼇戴山抃說文抃拊手也留

瀛洲而採芝兮聊且以乎長生東方朔十洲記曰瀛洲

仙草有玉石膏出泉如酒味名憑歸雲而遐逝兮夕余

宿乎扶桑

扶桑日所出在陽谷中其

喻青岑之玉醴兮

餐沆瀣以為糧

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郭璞注曰言岑

二云沆瀣夜干氣

發音夢於木禾兮穀崐崙之高岡

山海

崐崙墟在西北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

五圍昔夜也穀生也衡此夜夢禾生於崐崙山之上

下文云扞巫咸以占夢舍嘉秀以為敷是也衡集注及

近代注解皆云昔日夢至木禾念親往見焉是為發昔

夢也臣賢案衡之此賦將往走乎八荒以後即先往東

乃西方之山安得已往崐崙見木

禾乎長由尋究不精致斯謬耳

朝吾行於暘谷兮從

伯禹於稽山

暘谷日所出也孔安國注尚書曰禹代鯀

會計理國之道故更

集羣神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

左傳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國語仲尼曰

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

曰敢問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守足以紀綱天

下者其守為神食言謂後至也爾雅曰食為也

指長沙

以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

長沙今潭州也從稽山西南

重華舜名葬於蒼梧在

哀二妃之未從兮翩儻處彼湘

瀕也劉向列女傳曰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

之問俗謂之湘君湘夫人也禮

記云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也

流目覩夫衡阿兮睹有

黎之地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陂以孤魂

衡阿衡山

顓頊之子祝融也為高辛氏之火正葬於衡山地毀也

盛弘之荊州記云衡山南有南正重黎墓楚靈王時山

崩毀其墳得營

愁蔚蔚以慕遠兮越印州而愉敖

河圖

丘九頭圖焉

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

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弁州曰開土正中冀

州曰白土西北杜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東

北咸州曰隱土正東揚州曰信土愉樂也敖遊也

躋日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集卷之七

川專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中于昆吾兮憇炎天之所陶

淮南子曰日至于昆吾是謂正中高誘注云昆吾丘

名在南方憇息也東方朔神異經曰南方有火揚芒爍

而絳天兮水泫沄而涌濤

音必遙反泫音胡夫反沄音

戶昆反金溫風翕其增熱兮怒鬱邑其難聊

也溫風炎風野二萬二千里怒音奴覲反爾雅曰怒思也

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

能留此將復西行也顧金天而

歎息兮吾欲往乎西嬉

金天氏西方之帝前祝融使舉

麾兮纚朱鳥以承旗

纚繫也音山綺反朱鳥鳳也躔建

木於廣都兮拓若華而躊躇

躔次也拓猶折也淮南子

木西木有十日其華照地山海經曰廣都之野后稷葬焉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躊躇猶徘徊也躊音直流反

躔音直 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

歲兮曾焉足以娛余

山海經曰軒轅之國在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龍魚在其北

曰蝦魚有神巫乘此以行九野一曰鼈魚在汪思九土

之殊風兮從蓐收而遂徂

九土九州也蓐收西方神歟

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為徒

音稅說文曰蟬蛻蟬所

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

解皮也言去故就新若蟬蛻也朋猶侶也精粹美也

中野

蹶音厥鄭玄注禮記云蹶行處之貌也淮南子曰

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

之山曰閭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

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

風是節寒暑爾雅曰台亂弱水之潺湲兮逗華陰之湍

渚正絕流曰亂山海經曰崐崘之丘其下有弱水之川

華山之北也臨號馮夷俾清津兮擢龍舟以濟予號呼

賢冢墓記曰馮夷者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

得水仙為河伯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太人姓

馮名夷俾使也清靜也津濟度處靜之使無渡濤也擢

機也淮南子曰龍舟鶴首浮吹以虞予我也劉攽曰

注為河伯龍魚案文伯下當會帝軒之未歸兮悵相佯

而延佇帝軒黃帝也鑄鼎於湖在今湖城縣與河華相

也近未歸謂黃帝得仙升天神靈未歸相佯猶徘徊

也盛貌山海經云北望河林其狀如儁偉美也詩國風曰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衡觀河洲而

思之黃靈詹而訪命兮摎天道其焉如爾雅曰詹至也

訪謀也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

神達昧其難覆兮疇克謨而從諸也達道也爾雅曰

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昆兄也淮南子曰昔

為虎其兄覘之虎搏而殺之不知其兄也鼈令殮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

鼈令蜀土名也令音靈殮死也禪傳位也引長也揚雄

蜀土本紀曰荆人鼈令死其尸流二隨江水至上成都

見蜀王杜宇杜宇立以為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

鼈令以其國禪之號開明帝下至五代有關明尚始去

帝號復死生錯而不齊兮雖司命其不晰

稱王也秋佐助期曰司命神名為滅黨長八尺小鼻望羊

多髯癯瘦通於命運期度晰明也協韻音之逝反竇號

行於伏路兮後膺祚而繁庶竇謂孝文竇皇后也繁庶

以賜諸王竇姬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遺宦者吏必置

乃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景帝後立為王肆侈於漢

皇后景帝生十四子後至光武中興也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十九

列傳

庭兮卒衛恤而絕緒王謂孝平王皇后莽之女也前書

法駕迎后于第及莽篡位后嘗稱疾不朝會莽誅后自

投火中而死恤憂也詩小雅曰出則銜恤絕緒言無後

也尉尨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遭武尉謂都尉顏駟也

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鬚眉皓白問何時為

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為郎文帝好

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巨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

老是以三葉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也董

弱冠而司袞兮設王隧而弗處董賢字聖卿哀帝時為

服也時哀帝令為賢起冢至尊無以加及帝崩王莽殺

賢於獄中左傳曰晉侯請隧曰王章也禮記曰二十日

也弱冠夫吉凶之相仍兮恒反側而靡所穆負天以悅牛

兮豎亂叔而幽主穆魯大夫叔孫豹也論曰穆牛謂豎

曰叔孫豹奔齊宿於庚宗遇婦人而私焉至齊夢天壓

勝顧而見人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及後還

宗之婦人獻以雉曰今小子長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遂

使為豎有寵及穆子遇疾豎牛欲亂其室曰夫子疾病

不欲見人牛不進食穆子遂餓而死文斷祛而忌伯兮闍謁賊而寧后

文公也祛袂也忌怨也伯謂伯楚也謁告也賊謂呂甥

冀芮等寧安也后文公也初晉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

於蒲城公踰垣勃鞞斬其祛及公入國呂甥冀芮謀作

亂伯楚知之以告公公會秦伯于王城殺呂甥伯楚勃

鞞字也事通人闍於好惡兮豈愛惑之能剖通人謂穆

見國語闍於好惡謂初悅豎牛後以餓死始怨勃鞞終能告賊

剖分也言通人尚闍於好惡况愛寵昏惑者豈能分之

羸適讖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羸秦姓也適猶發也

者胡乃使蒙恬北築長城以為外備而不知或輦賄而

違車兮孕行產而為對輦運也違避也車謂張車子也

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可以

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及期夫婦輦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九

其賄以逃同宿有婦人夜生子問名於其父父曰生慎

車間名車子其家自此之後途大貧敝見搜神記

竈顯於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誅爾雅曰誅告也左傳曰

叔孫昭子曰早也後果大旱又曰宋衛陳鄭將火鄭大

夫裨竈請權竿玉瓚釀火子產弗予竈曰不用吾言鄭

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

非爾所及遂不與亦不復火也

子而事刃親所睇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梁叟梁國

丁當也睇視也矧況也呂氏春秋曰梁北有黎丘鄉鄉

有丈人往市醉而歸者黎丘奇鬼效其子之狀而道苦

之丈人醒謂其子曰吾為而父我醉女道苦我何故其

子泣曰必奇鬼也丈人明日之市醉其真子迎之丈人

拔劍而刺之事音側利反前書音毋綿孿以滓已兮思

義曰江東人以物插地中為事也

百憂以自疚綿孿猶牽制也滓音胡鼎反衡集注云滓

百憂祗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棊忱而佑仁監視也孔甚

自重兮

誠也佑助也言天之視人甚明唯輔誠信而湯蠲體以

助仁德也尚書曰天監厥德又曰天威棊忱

禱祈兮蒙厖禡以拯人禡福也帝王紀曰湯時大旱七

年殷史十日當以人禱湯曰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

戒翦髮斷爪以已為牲禱於桑林之社果大雨言蒙天

大福以拯救人衡集祈字作禱禱祭也禡音斯

景三慮以營國兮熒惑次於宅

辰景宋景公也三慮謂三善言也景公有疾司馬子韋

相股肱也除心腹之疾而實之股肱可乎曰可移於民

公曰民所以為國無民何以為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

所以養人也歲不登何以畜人乎子韋曰魏顆亮以從

君善言熒惑必退三舍見呂氏春秋也

理兮鬼亢回以敝秦魏顆魏武子之子也亮信也左傳

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武子疾命顆曰必

嫁是妾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

吾從其治也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世回躡而

願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九

列傳

三

治命余是以報也 咎繇邁而種德兮德樹茂乎英六

注云邁行也種布也英六金國名咎繇能行布道德子孫茂盛封於英六帝王紀皋陶卒葬之於六禹封其少

子於六以奉其祀六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也 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彫而

已毓 根生謂寄生也言百草至寒皆彫落唯寄生獨榮於桑之末本草經桑子寄生一名寄屑一名寓本

一名宛童以喻咎繇封於英六餘國先滅英六獨存也 有無言而不讎兮又何往

而不復 言咎繇布德行仁慶流後裔詩曰無言不讎易曰無往不復也 盍遠迹以飛聲

兮孰謂時之可蓄 盍何不也蓄猶待言何不遠遊以仰飛聲譽誰謂時之可待言易逝也

矯首以遙望兮魂惓惓而無疇 惓惓猶惓惓也 偏區中之隘陋

兮將北度而宣遊 偏迫也宣行也 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汨而

不流 淮南子曰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大海之極有凍寒積冰雪雹羣冰之野磴音牛哀反世本云公輸作

石禮說文曰皚皚霜雪之貌也蓋古字磴與 寒風淒而

永至今兮拂穹岫之騷騷玄武縮於殼中兮騰蛇蜿而自

糾 玄武謂龜蛇也曲禮曰前朱雀而後玄武殼龜甲也爾雅曰騰騰蛇蜿屈也糾纏結也騷騷叶韻音脩糾

音古 魚矜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 矜棘也并猶聚也凌冰也音力

澄反失條 坐太陰之屏室兮慨含欬而增愁 太陰北方極陰之地

也楚詞曰選 怨高陽之相寓兮仙顛頊之宅幽 高陽氏鬼神於太陰

也山海經曰東北海外附禺之山帝顛頊與九嬪葬焉相視也寓居也曲屈也音乞鳳反宅幽謂居北方幽

都之地尚書曰 庸織絡於四裔兮斯與彼其何瘳 庸勞也織

絡猶經緯往來也瘳愈也言勞於往來四方經積 望寒

冰炎火之地彼此亦何差也織或作讎絡或作駱 望寒

門之絕垠兮縱余縲乎不周 淮南子曰北極之山曰寒門楚辭曰踔絕垠乎寒門

根音玉巾反廣雅曰根等也緹馬韉也音迅颯瀟其騰

我兮驚翩飄而不禁颯風也瀟疾也音肅騰送也趨咎

嚙之洞穴兮標通淵之砾砾咍音呼加反砾音呼合反

貌也既遊四經重陰乎寂寞兮愍墳羊之潛深重陰地

語曰魯季桓子穿井獲土缶中有蟲若羊追慌忽於地

底兮軼無形而上浮恍惚無形貌也出右密之闇野兮不識蹊

之所由右謂西方也密山名也山海經曰西方曰密山

也蹊路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速召也燭龍北

乃明不食不寢是燭九陰是謂燭龍炬可以昭明

瑞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鍾山之東曰瑤岸又曰

鍾山其子曰鼓其狀人面而龍身是與欽馮聘王母於

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饑王母西王母也銀臺仙人所居

芝戴勝愬其既歡兮又謂余之行遲丘有人戴勝虎齒

有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愬相傳音宜觀反杜預注左傳

音許近反與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詩含神

此義合也華之山上有明星玉女主持玉咸姣麗以蠱媚兮增媿

漿服之成仙妃洛水神也咸姣麗以蠱媚兮增媿

眼而娥眉妖好也音古巧反蠱音野謂妖麗也媿舒妙

媿之纖腰兮揚雜錯之桂徽媿音財性反謂妍媿也桂

婦人之徽謂之禰郭璞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以遺

光的礪明也遺光獻環珉與璵纈兮申厥好以玄黃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八十九

列傳

二十四

並玉佩也白虎通曰脩道無窮即佩環能本道德即佩

既賦環佩又尚書曰厥篚玄黃言玉女宓妃等

賂以繪綺也雖色豔而賂美兮志浩蕩而不嘉

賂或作賂浩蕩

廣大也言不以玉女及贈遺為雙材悲於不納兮並詠

美也楚辭曰怨靈脩之浩蕩詩而清歌

雙材謂玉女宓妃也即上歌曰天地烟燼百

卉含藹鳴鶴交頸睢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烟燼

易繫辭曰天地烟燼張揖字詁曰藹古花字也處子

處女也懷思也莊子曰綽約若處子詩口有女懷春如

何淑明忘我實多如何忘我實多將答賦而不暇兮

爰整駕而亟行賦謂玉女所歌詩也亟疾也音瞻崑崙

之巍巍兮臨紫河之洋洋伏靈龜以負坻兮巨螭龍之

飛梁山海經曰河出崑崙西北崑崙紫曲也爾雅曰小社

曰坻謂水中高地以龜負之可以架橋也巨猶橫

度也廣雅曰無登閭風之曾城兮構不死而為牀閭風

角曰螭龍也在崑崙山上楚辭曰登閭風而綫馬淮南子曰崑崙山

有曾城九重高萬一千里上有不死樹在其西今以不

死木為牀也屑瑤縈以為糝兮斟白水以為漿瑤縈也楚辭

為糝糝糧也斟音居于反謂酌也河圖曰崑崙山

出五色流水其白水東南流入中圖名為河也扞巫咸

以占夢兮廼貞吉之元符扞使也音曾耕反又禱耕反

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彭巫謝等十巫衡滋令德於正中

既夢木禾今故令巫咸占之也元善也今舍嘉秀以為敷

滋茂也淮南子曰昏張中則務種穀

而熟得時之既垂穎而顧本兮爾要思乎故居

本未本也言禾既垂稔顧本人亦當思故居也淮南子曰孔子

見禾三變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稔乃歎曰我其首末乎

高誘注云禾稔向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且

根君子不忘本也

萬曆一十四年刊

也謔美也
戒庶寮以夙會兮僉恭職而金迓金皆也迓迎也

隆軒其震霆兮列缺畢其照夜豐隆雷也軒聲也音會

庭列缺電雲師黻以交集兮凍雨沛其灑塗雲師屏翳也隸陰貌

塗協韻音徒故反楚辭曰使凍雨兮灑塵轆瑀與而樹

葩兮擾應龍以服輅輅音魚綺反爾雅曰載轡謂之輅

瑀以玉飾車也樹立也流華也於車上百神森其備從

兮屯騎羅而星布周頌曰懷柔百神

脩劔揭以低昂脩長也揭低昂貌也冠粵粵其映蓋兮佩絛纏以

輝煌粵音五各反一作岌岌冠高貌也映蓋謂冠與車

貌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攄而超驤八乘八龍也楚辭

騰也氛旄溶以天旋兮蜺旌飄而飛揚氛天氣也旄羽

逸注楚辭曰溶廣撫軫軹而還睨兮心灼藥其如湯軫大貌也蜺雌虹也

零說文曰車輻間橫木也楚辭曰倚結軫兮太息軹音之是反杜子春注周禮云軹兩轆也說文云車輪小穿

也還睨顧瞻也藥音鑠熱貌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

而不忘上都謂天上也赫戲盛貌也衡既偏歷四海方

之左青瑀以捷芝兮右素威以司鉦青瑀青文龍也捷

蓋也素威白虎也禮記曰左青龍而右白虎說文曰鉦鏡也似鈴也前長離使拂羽兮委

水衡乎玄冥長離即鳳也水衡官名主水官也玄冥水

也屬箕伯以函風兮激澗恣而為清箕伯風師也函猶

它典反恣音乃典反楚辭曰切澗曳雲旗之離離兮鳴

忍之流俗王逸注曰澗恣垢濁也

玉鸞之嚶嚶

鸞鈴也在鑣嚶聲也音嚶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也

涉清霄而升遐

兮浮蔑蒙而上征

霄雲也蔑蒙氣也蒙音莫孔反上征上於天也揚雄甘泉賦曰浮蔑蒙而

撒紛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靈

翼翼飛貌戾至也回回光貌楚辭曰

皇剌剌其揚靈王逸注云揚其光靈也

叫帝閽使闢扉兮覲天皇于瓊宮

閽主門者天皇天帝也揚雄甘泉賦曰選巫咸兮叫帝閽

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

以彤彤

史記曰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于也融融姜出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彤彤與融司也

考理亂於律鈞兮意建始而

思終詩序曰太平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

思終

怒其政乖律十二律也樂叶圖徵曰聖人承天以

立均宋均注曰均長八尺施絃以調六律也建始也惟

逸之無斃兮懼樂往而哀來

盤樂也逸縱也斃厭也音亦又音徒故反古度

字道莊子曰樂未

畢也京又繼之素撫弦而餘音兮大容吟曰念哉

女史記曰太常使素女鼓五十弦琴大容黃帝樂師念哉戒逸樂也

既防溢而靜志兮迨

我暇以翱翔

益滿也迨及也

出紫宮之肅肅兮集太微

之閶闔

紫宮太微金星名也肅肅清也閶闔明大也

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

閣之鏘鏘

史記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高閣閣道星也

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

罔車畢星也幕幕也

威弧之撥刺兮射蟠冢之封狐

狐星名也易曰狐矢之

反刺音力達反撥刺張弓貌也蟠冢山也封大也狼星名河圖曰蟠冢之精上為狼星

觀壁壘於

北落兮伐河鼓之磔磔

壁壘東壁也史記曰羽林天軍西

為河鼓磔磔聲也磔音晉郎反碾音郎

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八十一

川傳

三

史記曰王良旁有八星絕倚招搖攝提以低回劉流兮

漢曰天漢雲漢曰天河也

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過皇招搖攝提星名也劉音居流反低回劉流回轉之貌二紀

日月也五緯五星也綢繆相次之貌也過皇行貌也偃蹇天矯馳以連卷兮雜沓

叢頓颯以方驤勉音孚萬反卷音拳涖颯及沛以罔

象兮爛漫麗靡藐以迭過音遼沛音管蓋反並疾貌也

藐小也藐音亡小反過音徒郎反凌驚雷之硠礚兮弄狂電之淫裔

雷聲也硠音康礚音苦蓋反淫裔電貌狂疾也踰庖頌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

厲龍音亡孔反頌音胡孔反孝經援神契曰天度濛頌宋均注云濛頌未分之象也說文曰宕過也冥幽冥也昔穿也前書谷永上書曰登遐倒景音義曰在廓盪

盪其無涯兮乃今窮乎天外據開陽而頽盼兮臨舊鄉

之暗藹春秋運斗樞曰北斗第六星為開陽悲離居之

勞心兮情悵悵而思歸說文曰悵悵憂也音於謀反詩國風曰勞心悵悵魂眷

眷而屢顧兮馬倚軻而徘徊軻音雖遨游以媮樂兮豈

愁慕之可懷媮音通疾反懷安也出閭闔兮降天塗乘飈忽兮馳

虛無閭闔天門雲霏霏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旛續聯翩

兮紛暗曖倏眩眩兮反常閭倏忽也眩音縣眩音收疇

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謂初遊於四方天地之脩

初服之娑娑兮長余珮之參參楚辭曰退將復脩吾初服王逸注云脩吾初始

文章煥以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

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以六藝為車而駕之也以道德為林而遊之也

結典籍而為吾今歐儒墨而為禽吾網也音古儒家子思孟軻孫卿等墨家

謂翟墨胡非尹佚等玩陰陽之變化今詠雅頌之德音嘉曾氏之

歸耕今慕歷陵之欽峯琴操曰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餘年晨覺者然

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鼓之曰往而不反者年也不可得而再事者親也歎欲歸耕來日安所耕歷

山貌峯音吟共夙昔而不貳今固終始之所服也夕惕

若厲以省譽今懼余身之未勅也共音恭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惕

懼也厲病也勅整也苟中情之端直今莫吾知而不忍忍慙也音女六反

墨無為以凝志今與仁義乎消搖老子曰上不出戶而

知天下今何必歷遠以劬勞老子曰不出戶而知天下系曰天長地

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祇懷憂系繫也老子曰天長地久

幾何願得遠度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六區謂四極方上下也

踰騰躍絕世俗飄飄神舉逞所欲天不可階仙夫希相

舟悄悄吝不飛階升也論語曰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

舟言仁而不遇也其詩曰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憂心悄悄愠于羣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鄭玄注云舟載度物

者也今不用而與眾物汎汎然俱流水中諡仁人不用而與羣小並列悄悄憂貌也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奮翼

而飛去吝惜也衡亦不遇其時而為宦者所讒故引以自諡也松喬高時孰能離結精

遠遊使心攜松赤松子也喬王子喬也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王教神農能入火自

燒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上下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

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來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往山巔望之不得

到舉手謝時人數日去字林曰踟躕也謂得仙高踞也離附也攜離也回志竭來從玄謀

萬曆二十四年刊

竭去也音丘列反謀或作謀謀亦謀也音基字從其獲我所求夫何思永和初出

為河間相河間王名政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

為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時收

禽上下肅然稱為政理視事三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尚

書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著周官訓詁崔瑗以為不能

有異於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殘缺者竟不能

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間七辯巡詰懸圖凡三十

二篇衡集作玄圖蓋玄與懸通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駒

駮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

論其事會並卒而衡常歎息欲終成之及為侍中上疏

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

衡表曰臣仰幹史職敢微官守竊貪

成訓自忘頑愚願得專於東觀畢力於紀記竭思於補闕俾有漢休烈比又長於天地金光明於日月昭示萬

嗣永永不朽也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

事衡集其略曰易稱宓戲氏王天下宓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史遷獨載五帝不記三

皇今宜并錄又一事曰帝系黃帝產青陽昌意周書曰乃命少皞清濟即青陽也今宜實定之又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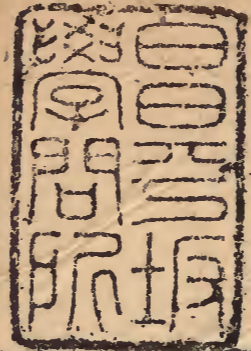
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為

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

即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及

後之著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

論曰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瑗撰平子



也碑文斯致可得而言歟推其圍範兩儀天地無所蘊其

靈易繫辭曰範圍天地之化王弼注云擬靈範天地而周備其理也謂作渾天儀也靈運情機物有

生不能參其智機物謂作候生地動儀等故智思引淵微人之上術

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禮記記量斯思也豈夫藝而已

哉何德之損乎損減也言藝哉不減於德也

贊曰三才理通人靈多蔽三才天地人言人雖與天地贊通為三才而性靈多蔽罕能

知天近推形筭遠抽深滯不有玄慮孰能昭晰也玄猶深制也晰音

後漢書卷八十九

慶應

